

長篇技擊創作

力

還珠樓主作



新 型 長 篇 枝 擊 小 說

力

(5)

全 書 一 冊 基 本 定 價

一 九 五 〇 年 三 月 出 版

著 者 還 珠 樓 主

出 版 者 正 氣 書 局

發 行 者 正 氣 書 局

上 海 山 東 中 路

電 話 二 〇 九 號 二 樓
九 三 〇 六 三

各 埠 各 大 書 局 均 有 代 售

· 版 權 所 有 · 翻 印 必 究 ·

新型長篇
技擊創作

力 (五)

還珠樓主作

一 山洪

前文桃源莊土豪秦迪，用重金厚禮，聘請來的名武師韓奎，因奉土豪之命，往東嶺山中，探尋蒙面大俠七星子下落，不料剛進山口，敵人便自出現，同去黨羽，傷亡殆盡，斷他一人，連經幾險，逃入森林以內，正在進退兩難，悔恨前非，大俠七星子，忽忽出現，並還同了一男二女，男的貌相身材，裝束面具，均與相同，這才得知那騎白馬的蒙面人，竟是弟兄二人，真的一個，便是出走多年，沒有音信的新村土人領袖李誠，另一個是他兄弟李強，同來黑衣女子，乃李誠之妻，另一村女，便是李強未婚妻倪龍姑，休說自己初次見到，便這兄弟輔婢四人，也剛會面不久，另外還有一獼猴人，和靈猿金兒，兩匹野生良馬，大白二白，都是力大無窮，猛惡通靈的異獸，爲了這兩弟兄，一個常年暗中往來桃源莊，窺探敵人動靜，本領既高，地理又熟，更得良馬猛獸之助，形踪飄忽，不可捉摸，無人能敵，另一個本領不在乃兄以下，因常私會珍姑，救助受害土人，兩兄弟的裝束身材，俱都一樣，一個祇多了一領黑披風，因其胆大心細善於利用時機，登東攀西，與敵人爲難，乃兄更在暗中相

助，往往白衣蒙面大漢，同時在兩個地方出現，彷彿會分身法一樣，神出鬼沒，隱現無常，鬧得這兩個土豪惡霸，和手下惡奴打手，心膽皆寒，祇管咬牙切齒，無可奈何，幸望心想，照此形勢，和當日所見所聞，秦氏父子，不久必遭惡報，自己如再執迷不悟，遲早同歸於盡，又愛當地風景，與新村安樂自在的生活，便在對方忠告之下，決計改頭換面，從新做人，不再爲人鷹犬，更不再作江湖上的勾當，決計死心塌地，轉投李氏弟兄，一面等到新村諸人，將桃源莊土豪惡霸打倒，奪回大家原有基業，新舊合併，成爲一體，將許多常受危害壓榨的土人，救出水火，然後分耕力作，共享安樂，做一個自食其力的好人，隨照李誠所說，回到莊中，暗向新由東南山口敗逃回來的同夥，再三警告：聯合一氣，去向秦迪設詞辭別，等衆人走後，再借口鎮上取物，措了行李，往東南山趕去。（事詳本書三四兩集），行至山溝途中，剛想起那兩隻怪獸的厲害，萬一遇上，豈不危險，忽聽遠遠異聲大作，轟轟發發，宛如雷鳴海嘯，起自南山中部一帶，晃眼由遠而近，當日碧空澄霽，千里一色，白雲片片，自在浮沈，一點不像是要變天神氣，心方奇怪，人已走到昨日逃路的森林側面，危崖之下，耳聽異聲奔騰澎湃，越發猛烈，好似近在隔山，聲勢散佈，越發廣遠，猛想起昨日在崖下逃走時，曾聽崖頂，有人馳過，上面也許有路，通往七星子的住處，何不試往探尋，就便看那聲音，是何異兆，心念才動，異聲相隔越近，連腳底地皮也在搖撼，彷彿地面就要震塌

神氣，不禁驚疑交加，忙順山路，往上跑去，到了崖頂，覺那異聲，已如密雷怒闐，萬馬奔騰，湧湧而來，遠近羣山，皆在晃動，震得人耳鳴心悸，神智不寧，忙朝異聲來路仔細一看，隔崖一面，地勢較低之處，已被水光佈滿，兩下相去，不過數里，祇隔着一條山嶺，緊跟着山崩地裂，一聲大震，南山口內，一條狹長的山谷前面，一片峯崖，受不住驚濤猛烈衝擊，竟自整座崩塌。水口也立時加寬了兩倍，大片白如銀雪的怒濤，在暗日光中，閃動起億萬點星花，浪和山岳一般，由南山口內，往外狂湧而出，不由大吃一驚，暗忖，初來桃源莊的第二天，秦迪大開筵席，款待各處聘請來的武師能手，到了半夜，正在歌舞歡飲，老賊秦十，忽由四個美鬟，扶擁着帶病走來，坐在席上，並未吃什東西，祇向衆遠客，請教詢問，甚是殷勤，對於新村和敵人七星子，一句也未提到，後來老賊忽將狗子，喊向旁邊屋內密談，同伴中有二人，無心走向門前，觀看牆上字畫，曾聽秦賊父子爭論。老的意思似新來這般人，雖極有用，恐還不能一舉成功，莫如還是用那盤龍谷決口，水淹新村的老主意，穩當得多，這樣大水，多厲害的敵人，也無從施展，我近三年來，爲此用了許多心計，地理又早在二十年前看好，畫有詳圖，近日爲了仇敵猖狂太甚，我們常時傷人丟臉，擒他不到，實在氣憤，我曾暗命心腹，去看過幾次，說今年水源更旺，又是發洪水的季節，祇等一場大雨之後，將盤龍谷底水洞掘通，轉眼便將新村淹沒，看敵人屢次飛刀留柬的警告，口氣越來越

凶，每次所說，全都應驗，雙方既成勢不兩立，不利用天時地利，搶先發難，早晚必受其害，最好雙管齊下，不可因小失大，留此禍胎，狗子却說，新村這般土人，經過多年開荒耕種，因他們無須交租，雖有公糧，都是經過全村公選的值年主持的老人，代爲掌管，專備防荒開墾和添買農具用品之用，結果仍用在衆人頭上，養得這些土豹子，一個個又肥又壯，害得我們手下農奴，全都眼紅心熱，巴不能當時飛投過去，連那些本是我們自己的佃戶，也都這山望着那山高，說新村的人，日子過得好，逃往新村的人，越來越多，用盡方法，吊打囚禁，怎麼嚴防，封鎖出口，都無大用，近來雖比前年稍好，但是稍爲嚴厲不得，祇要把人關起，或是吊打一頓，那該萬死的七星子，必定出現，將人救走，捉又捉他不住，幾次想要帶領人馬，吞併新村，你又胆小如鼠，固執作梗，說是時機未至，最奇是，自從去年，向新村下了警告，除却先派去做好細的土人，是由我們這裏逃去的，那些窮鬼狗奴，一個都看不到，七星子的踪跡，更不必說，我祇管氣得吐血亂跳，牙都咬碎，你還要痛哭流涕，說什麼事關重大，不尋到仇敵七星子的巢穴，和那些逃走的狗奴，並還要抓住對方的過節錯處，萬不可輕易發難，好容易費了許多錢，受了無數惡氣，氣得我一身是病，又好容易將人請來，眼睜報仇雪恨，祇將這廝捉到，千刀萬剮，當時便可成功，憑空添出許多財產田地，連本帶利，全數撈回，今夜正和各位英雄商量，還未下手呢，多謝你這位專疼我這獨養兒子，心肝

寶貝，喊不住口，正事一點不辦，無日無夜，抱着你那兩個心愛婆娘，快活享福的老封翁，老莊主，好爸爸，早不報仇，晚不報仇，平日我便氣死，你也不管，祇享你的老福，今天我各路英雄請到，快要下手，你偏深更半夜趕來，胡出主意，也不想，新村許多土地財產，和那許多有力氣的土豹子，早晚是我囊中之物，如能好好取到手內，真比你多少年心機，重利盤剝，眼看不報仇，連這點都保不住的破田產，要多得多，莫非你看我比你本事大，看了氣不服，想用點老心思，把他一場大水冲掉，就算成功，仍是爲我所有，早晚也有生發，這暫時損失，你算算多大，我這些年，爲對頭所用財力，和這次請人，所用去的金銀，誰來賠我，現成好處得不到，還要先養活那許多新添的狗奴，就算不許他們吃好的，叫他自掘山糧草根來吃，到底人多，要耗費我多少人力，算在一起，也有不少錢，那有現得的好，求你老人家，不管閒事行不行，總算心疼你兒子一場，不要叫他生氣，沒等送你的終，就短了命，你成了個孤鬼，沒有兒子承接香烟，就天天抱着兩個婆娘，也生不下一個蛋來，這是何苦，說罷，要往外走，又被老賊拉住，底下語聲，便越來越低，狗子有時還高聲說上兩句，老賊所說，却聽不清，彷彿先是雙方各執成見，一個覺着轉眼強佔到手的財富田產，不捨被水冲掉，一個是看出形勢險惡，新村人多武勇，表面溫和，暗中力量甚大，最厲害是那大俠七星子，又斷定以前逃亡的土人，十九成了他的手下，一人拚命，萬夫難當，何況

對方仇怨這深，都是敵人，而本莊這些土人，在他父子平日暴力凶威，壓迫之下，無一不是切齒恨毒，敢怒而不敢言，一旦暴發，難免不裏應外合，兩下夾攻，危機四伏，好些顧忌，因此格外鄭重，本來還想忍耐下去，後見敵人，越鬧越不像話，欺人太甚，從小到大，愛若珍寶的狗子，爲此氣病，並還受了一次傷，落在水裏，幾乎淹死，迫於無奈，這才決定發動多少年來，備而未用的陰謀毒計，將盤龍谷水道掘通，將新村方圓百里的盆地，化爲澤國，因防狗子性暴，又料莊中，必有敵人內應，否則，七星子不會那樣料事如神，於是祇在暗中準備，把跟隨多年，有本領的心腹爪牙，暗中喊來，告以機宜，從狗子落水不久，便打好主意，暗中下手，祇暫時不令狗子知道，以免洩露，老賊心腸太毒，下手更辣，惟恐水勢不大，特意捱到水季，再行下手，恰巧狗子，所請能手，相繼來到，特意出來，觀查衆人心思本領，因聽狗子，不久便要搜山，與七星子，決一勝負，才對狗子明言，雙管齊下之策，先鬧這一場山洪，把新村的人，困入水中，餓他多少天，一面查看七星子這般仇敵，是否出現，再照預定的毒計，一網打盡，把所開闢的田園房物，全部收爲己有，厲害一點的土人，分別殺死，善良膽小的，迫令爲奴，永代生利，父子二人，爭論了一陣，結果老賊似將狗子說服，後來回到席上，狗子兩次想要發話，均被老賊止住，祇由老賊，取出東南山的地圖，與衆觀看，內中除森林一帶，從來無人敢於深入而外，開列甚詳，尤其是那盤龍谷一帶的地

勢，和以前發過幾次山洪的水道，最爲詳細，並請衆人，常時觀看，席散之後，這般江湖中人，多覺狗子，忤逆不孝，傳爲笑談，跟着，便來了官親貴客，昨日奉命入山搜敵以前，狗子曾說，日內恐有山洪暴發，諸位務要同出同回，不問尋到仇敵與否，均不可以孤身深入，留在外面，萬一事出不已，遇到洪水之變，可照所發簡圖，照以行走，便可避去危險，守在高處，等人前來接應等語，分明陰謀業已發動，可惜事前不知，否則，趕往森林報信，豈非極好立功進身機會，心方悔惜，人也跟踪越嶺而過，到了南山嶺崖之上，正走之間，忽見前面山脚下，水勢剛剛漫過地面淺坡，便有兩片竹排浮動，再看那水，果由前面盤龍谷，奪口而出，一路波翻浪滾，洶湧奔騰，順着傾斜的地勢，正往新村一面湧去，爲了山口外面，交界之處，還有一列土岡高地擋住，水還不曾漫過，可是低地的水，已有一丈來深，那漫山遍野而來的洪水，挾着雷霆萬鈞之勢，一面朝前猛衝，一面繞着那一列高低土岡，在夾縫中亂竄，繞山而流，急如奔馬，激濺起來的浪花，高達兩三丈，最高之時，還打向岡後一面，轟轟之聲，震耳欲聾，新村地勢較低，休說漫過，祇這條天然的防水堤，稍有缺裂，全村當時化爲魚鼈，再一細看，那些岡坡高地，形勢絕妙，平日看去，毫不起眼，並還前後高低，犬牙相錯，遠近不相連續，等到洪水一起，這才看出他的妙用，彷彿事前經過人力，細心佈置成功，許多遠近長短的土堆，竟是彎彎曲曲，連回帶凸，成了一長條的整體，不特沒有一

處，可以侵入，並還具有防波分流，與緩衝水力的妙用，正越看越顯明，忽聽遠遠三四聲極清脆的炮響，那些高地岡坡後面，突現出許多手持器械，肩抗土袋的土人，一聲不響，分頭趕到，多半借着樹林山石隱蔽，每一險要之處，後面業已堆上許多土袋，料定秦賊父子陰謀，對方業已知道，有了防備，甚而這些上生草木的岡坡高地，都是新村這面，平日看好地勢，和洪水來路，就着原有地形，添築而成有遮掩的長堤，正自驚佩，此中大有能者，定是七星子弟兄，所爲無疑，忽又聽遠遠喊殺之聲，由盤龍谷那面傳來，回頭一看，谷口附近，剛坍倒的危崖對面，半山崖上，似有人影刀光閃動，隨又聽到馬嘶之聲，知道有人在彼動手，也許七星子在彼，忙取身邊地圖一看，當地趕往盤龍谷，並不甚遠，谷口就在前面不遠，由崖頂取路，不過里許，由一人字形的嶺脊，轉往右面盡頭，再側回來，改由半山崖上取路。回走不遠，便到谷口水洞左近，想起秦賊手下，這般原有的武師，本領有限，便是人多，也未必能是自己對手，行時，曾受這般舊人和狗子的冷語惡氣，正好報復，忙將行李，藏向崖頂樹極之上，匆匆趕去，還未到達，相隔約有一箭多地，目光到處，先瞥見前面崖坡上，有一壯漢，似是前夜所見車夫雷八，手持板斧，凶神惡煞一般，獨門兩個桃源莊的教師，雷八本身並不會什武功，全憑力猛手快，本非吃虧不可，幸而那兩個飯桶教師，本領有限，雷八又是情急拚命，總算勉強打個平手，就這樣，仍吃了不會武藝的虧，身上被人打中兩棍，差

一點沒被敵人的刀斫中，料定雷八，人單勢孤，谷中敵人，必還有好幾個，再打下去，凶多吉少，剛把脚步加急，往前趕去，內中一響，忽然閃開，一攢手中刀，惡狠狠朝雷八腿上斫去，方想此人性命休矣，心中一急，相隔又遠，剛把身邊暗器取出，還未及發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雷八被用棍的敵人逼住，無法回身，忽然情急拚命，明知後面刀來，並未回身抵禦，反把板斧一舉，也不問受傷與否，怒吼一聲，凶神附體一般，惡狠狠連人帶斧，朝對面敵人，猛撲上去，持棍教師，正用手中棍，朝雷八打去，沒想到他竟不招架，拚着捱上一棍，舉斧猛撲過來，似知不妙，想要躲避，已自無及，竟被這一斧，從頭砍下，翻身栽倒，腦血飛射，死於就地，雷八這一斧，雖將敵人劈死，無奈情急暴怒，神智已昏，祇顧拚命，用力太猛，肩膀上又被敵人，打了一下重的，越發吃虧，整個身子，往前撲去，脚底一滑，哎的一聲，跌倒在死人身上，那柄板斧，隨同人尸倒地，將山石斫裂了一大塊，斧柄當時折斷，嵌向死尸身上，後面敵人的刀，又正跟踪斫來，本是萬無生理，不料同時由斜刺裏，飛來一枝長箭，正釘在敵人身上，穿胸而過，翻身仰倒，順山坡滾入水內，吃下面狂濤一衝，人被浪花捲住，接連滾了幾滾，略爲隱現，便自失蹤，韓奎也由上面繞下，見雷八剛剛立起，正用衣襟，擦那滿臉鮮血，上半身已成了一個血人，知其死裏逃生，剛看出長箭來處，有一矮胖人影一閃，耳聽馬嘶之聲已近，循聲回顧，正是大俠七星子，單人匹馬，由相隔里許的斜

對面崖坡上，縱馬入水，踏着奔騰澎湃的洪水，往谷口這面，橫渡過來，所行彎彎曲曲，並非直線，馬身有時沉入水內，祇露馬背，有時上半身高出水面，踏波而渡，並還跑上一段，搶向水口的上流，繞將過來，定睛一看，原來左面地勢較高，上面還有一列坡陀，水勢剛漫過去，最深之處，不過五六尺，淺處還淹不到馬腹，馬上人仍是白衣如雪，手持長鞭，腰插飛刀，肩插飛箭，長身蒙面，兀坐馬上，遇到水深之處，人便立在馬背之上，亂流而渡，端的威風凜凜，天神也似，也看不出來人，是兄是弟，心中大喜，未等出聲招呼，來人已用手，連揮，意似令其向谷口趕去，再往雷八這面一看，那小矮胖子，人已不見，谷口裏面，有一大漢衝出，剛認出那是老賊秦十多年死黨，金剛黃二虎，知其頗有蠻力，雷八先是假裝力乏未動，靠在崖壁上喘息，忽然一個冷不防，猛撲上去，祇一下便將敵人，剛揚起的右手抓住，左手連肩帶背，一齊抱緊，張嘴一口，先朝敵人手上咬去，黃二虎怒吼一聲，手便鬆開，一根二三十斤重的鐵錘，便自落地，由此二人便扭成一團，在崖坡上，滾來滾去，韓奎一想，這倒不錯，笨人也有笨法子，一面忙趕上去，再看谷口內敵黨，竟有十餘人之多，全是土豪手下的武師打手，另外還有兩個不會見過的中年武師，一看身法，便非尋常，料是新近請來的能手，心又一驚，惟恐雷八受傷，急中生智，想用緩兵之計，仗着雙方相識，剛喊得一聲，諸位停手，一句話還未說完，方才矮胖子，突又出現，接連揚手，發出三枝長箭，

當頭數賊，先倒地了兩個，一個已被射傷，却不甚重，同聲怒喝，想要回身迎敵，無奈敵人立處，是在危崖腰上，形勢絕佳，下面的人，無法上去，並有一片崖石，可以隱避，暗器打他不中，手中所發長箭，又準又急，誰也不敢犯險上前，祇將暗器石塊，往上亂打，內中兩個能手，因聽自己一喊，正向同黨詢問，另兩個手持兵器，朝雷八趕去，一個剛一轉身，便有長箭，由上發來，穿脅而出，將衣服刺穿一洞，受了一點微傷，差一點沒有透胸而過，耳聽崖上小胖子，大聲笑罵，不要臉的狗強盜，奴下奴，他兩個大個子，一對一，正好拚個死活，打算倚仗人多，那個敢於上前，便射你一個透心涼，休想活命，跟着，又是一箭，將第二人肩膀射中，敵人當時一陣大亂，那兩個能手，已將暗器取出，一面和衆問答，一面覷準上面敵人，似想發難，韓奎也自趕到，恰巧第二人，並未死心，一面橫刀側走，防備上面飛箭，一手取出鋼鏢，想朝雷八打去，韓奎見雷黃二人，滾在一起，黃二虎雖有蠻力，無奈敵人，情急拚命，狀類瘋狂，上來制了機先，搶到上風，身又強健多力，雙手將敵人半個身子，連同左膀，鐵箍一般抱緊，下面兩腿，又將敵人整個結實，死也不放，一面用嘴亂咬，一面用手在敵人背上亂抓，一任敵人的鐵拳，雷鼓也似，在他背上亂捶，置之不理，大口張處，黃二虎的半邊耳朵和鼻子，先被咬碎，臉上也咬了好些傷，雙方頭面，都是鮮血淋漓，彼此口中，還在厲聲怒罵，雙方掙扎滾轉之下，不知怎麼一來，被雷八翻到上面，相隔這

近，如被敵人打上一鏢，非死不可，韓奎見狀，更不怠慢，忙將方才取出的鋼鏢，揚手朝前打去，那賊見韓奎，忽然趕來，雖知他已離莊的人，急切間，萬沒想到會是仇敵一面，來勢又猛又快，連聲也未出，便被打穿太陽穴，死於非命，衆賊黨立時同聲怒罵，殺上前去，韓奎心想，一不作，二不休，回手一鏢，又將黃二虎打死，方喊雷八，快些起來，內兩能手，一個先用暗器，朝上打去，一個硬朝韓奎身前縱來，衆賊黨方才均在谷口之內，大量山洪，轟轟發發，向外狂湧，聲震山谷，那馬嘶之聲，並未聽出，七星子又由左首繞來，避開正面水深之處，故此始終無人發現，這時，順着谷中腰的一片平崖，往外一搶，才瞥見平日聞名喪胆，望影而逃的蒙面大俠七星子，騎了那匹白馬，繞將過來，相隔祇有半箭多地，是嘗過味道的人，全都胆寒，而韓奎的本領，又都知道，先還指望那兩能手，可將這上下三個敵人除去，自己這面，除死傷外，還有十多人，本是人多胆壯，經此一來，不由又是一陣大亂，齊喊，二位英雄留意，這就是七星子，剛呆得一呆，又聽崖上，哈哈大笑道，你們報應就來，逃已無路，我七星子大哥，是好心腸，趕緊跪下，還可活命，否則，就來不及了，話未說完，那兩能手，一個手持月牙鏢的是個禿子，一個身材細長，年約五旬，右手拿着一柄厚背鈎鏢刀，左手拿着弩筒，先朝崖上接連發了兩箭，被矮胖子避開，沒有打中，第二箭因耳旁擦過，形勢也是險極，禿子第三箭快要發出，瞥見韓奎，一言不發，連傷兩人，崖上敵人，

業已隱身在後，無法再打，便將連珠弩筒一指，待朝韓奎射去，忽聽衆人，紛紛驚呼，七星子來了。當時亂成一片，有幾個更嚇得往後倒退，想要退回谷內逃走神氣，敵人雖未見過，來時已有耳聞，桃源莊那許多的教師打手，一提此人，大都談虎色變，主人更是切齒痛恨，曾對衆宣說，無論是誰，祇將七星子擒到，必有千金重謝，惟恐大家，不肯出力，並還說了許多激將的話，同來這些舊人，雖是秦家多年爪牙，肯出死力，來時也曾談到，此次掘開水道，淹沒新村，老莊主計策太毒，如被七星子知道，或是撞上，非來拚命不可。下手之時，必須小心，越快越好，等水一發，急速乘了預先藏好的竹排，趕緊逃回，方可無事，一面說起敵人，神出鬼沒，許多厲害，連那一匹白馬，也是從所未見的怪馬，腳底並未釘鐵，跑起來，比飛還快，有時連人帶馬，剛在東方把人救走，其總沒有幾句話的功夫，西南兩面，又發現他的踪跡，形踪飄忽，不可捉摸，此去難免相遇，千萬不可輕視等語，自己和同伴，雖笑他們胆小，但聽衆口一詞，說得那麼厲害，將信將疑之下，不由也生出一點戒心，見衆驚亂，二人忙同往前注視，見那來人，是個蒙面騎馬的白衣壯漢，因在水中馳來，馬行不快，祇覺人強馬壯，還看不出本領深淺，心方一動，禿賊袁人傑素來手疾眼快，已由同黨身側，將第三枝弩箭發出，照準韓奎打去，同時，看出強敵七星子，人馬已快離水上坡，暗忖，先聽衆人，說他馬快厲害，此時人馬都在水中，還未上坡，何不賞他兩箭，便除他不了，那匹

馬總可打死，回去面上也有光采，手隨念動，往側一偏，接連又是三枝連珠弩箭，朝來人打去，就這瞬息之間，韓奎先還不知爲首二敵來歷，祇看出不是尋常人物，後一臨近，一見這兩人的貌相，以及那身奇怪的裝束，和手中兵器，猛想起這兩個老賊，正是山東路上享名多年的桃花岡七煞中的兩個厲害人物，那禿子以前見過一面，還不知他深淺，使鈎鐮刀的老賊，名叫彭飛鴻，出了名的飛刀手，八年前親眼見他獨敵好幾個有名的鏢師，結果全被殺傷殆盡，本領甚高，日前聽狗子秦迪露出口風，老賊已會令人聘請，自己還想，對方三年前，業已金盆洗手，未必會來，想不到會在此地相遇，可見老賊陰險狡詐，人已請到，另設賓館款待，暫時不令出面，却在暗用陰謀，下此毒手，怪不得老賊日前口風，甚是拿穩，原來暗中請來這樣綠林中的厲害人物，也許先連狗子，均被瞞住，不知好手業已請到，憑自己的本領，一對一，還能勉強應付，以一對二，事便難料，何況這七個凶煞，要來決不止此兩個，如非七星子趕來，就許吃虧，都不一定，心念才動，袁人傑的弩箭，已迎面射來，彭飛鴻離開更近，也快撲到身前，知這兩賊，暗器厲害，剛用手中力，將弩箭打退，防備對方兵刃暗器，一齊夾攻，有些發慌，連崖上矮胖子的說話，也未聽清，耳聽彭賊怒喊，韓奎鼠輩，吃裏扒外，暗算傷人，快滾過來領死，末一句還未聽完，同時又聽崖上，哈哈大笑，連呼報應，另一面，袁賊已捨了自己，手上接連發出三點寒星，朝側打去，知是想傷大俠七星子，

彭賊口中發話，又正手舉鉤鐮刀，縱將過來，當胸扎到，不及搶往側面，擋那連珠弩箭，剛急喊得一聲，此賊的箭有毒，留神傷馬，一面忙把身子一閃，避開來勢，反手一刀背，朝敵人鉤鐮刀，橫掃過去，猛覺一股急風，凌空壓到，鼻端聞到一股羶氣，眼前條地一花，人影和黑影飛舞閃動中，猛覺一刀掃空，不禁大驚，忙即縱身後退，還未落地立穩，便聽一聲慘號，目光到處，原來眼前凌空飛落的一條長大黑影，正是昨日森林中，所遇怪獸猩猩人，噙着一張血盆大口，立在前面，彭賊已被那兩隻蒲扇般大的毛手抓住，舉了起來，彭賊一柄用以成名的厚背鉤鐮刀，也被打落，左臂似被猩猩人齊肘拗斷，祇剩半截手臂帶着一點皮肉，尚在亂晃，血流不止，人已痛暈死去。猩猩人先朝彭賊，面對面看了兩看，忽然仰天一聲怒吼，單手抓住彭賊的腿，猛一回身，往後打去，原來袁賊，接連三箭，均被七星子用長鞭打落，方覺敵人厲害，話不虛傳，又見敵人忽由馬上起立，輕輕一縱，便是兩三丈高遠，到了崖坡之上，走了過來，身法步法，雖極輕快，神態却甚從容，料定強敵，心中驚疑，還想用箭打去，一條毛茸茸的長大黑影，已由崖頂飛落，袁賊立在側面，相隔較遠，看得清楚，見那東西，似人非人，和猩猩差不多，身材高大，兩隻突出的怪眼，凶光電射，噙着一張血口，形態猙獰，從所未見，彭賊久經大敵，當時並非沒有警覺，又是那麼快的身法，竟會不及閃避，手中鉤鐮刀，剛往上斫去，那怪物連理也未理，順手一把撈住，另一手夾背心一把，將

人抓起，一聲慘號，便將彭賊右手臂，齊肘折斷，人也痛暈過去，急急驚慌中，本來想逃，探頭谷內一看，起初說好暫緩下手的一個水洞，不知怎的，忽然崩塌，大壘山洪，連同後山各處溪澗中所積蓄的雨水，會合一起，正和山崩一般，剛剛爆裂，一股兩丈方圓的水柱，隨同無數碎石紛飛中，狂衝出來，晃眼谷盡頭一帶，水勢高了許多，兩三丈高的浪山，發出轟轟巨震。狂湧而來，半山這片平崖，離水面已祇一兩丈高，谷內預定的另一條逃路，已被洪水漫過，聲勢比起方才，更加猛惡，來時預定的兩條歸路，一條已斷，前面這條，又被敵人怪物擋住，自己會點水性，乘着谷外半山上一片崖坡，還未淹沒，能由山路逃走更好，如其不能，入水逃走，也非無望，敵人多麼厲害，還能抵敵，這形如猩猩的怪物，豈是人力所敵，看同伴死得那樣慘法，祇要被牠撈上一把，休想活命，此外又毫無生路，略為盤算，把心一橫，暗忖，這東西雖然凶猛，看他面向前面，全不顧及身後，必是一個力猛無比的蠢物，手中現有連珠毒箭，祇要將他射中見血，不特逃生有望，還可為友報仇，不由頓生惡念，因料這類猛獸，力大性長，恐其報復，預先看好退路，和隱身之地，準備怪物死前，發威之時，可以閃避，那知死星照命，本來新到的人，當地尚無惡跡，祇肯服低，或者還能活命，經此一來，死得更慘，上來照準怪獸脅下和頭頸間要害，連射幾箭，均被反震落地，知怪物，身堅如鐵，刀箭不進，心雖發慌，但因怪物連中數箭，均如未覺，也未回顧，袁賊

平日胆大，心想，事已至此，這類山中猛獸，未必會水，立處離水才兩三丈，出口雖被擋住，旁邊還空出一丈多的地面，不如由側面，掩將過去，一面運足氣力，縱逃入水，一面仍用連珠毒箭，射他頭上七竅，無論眼耳鼻口鼻，祇有一箭射中，便可殺死除害，主意打定，正輕悄悄往側面掩去，不料這類猩猩人，雖然凶野，耳目最靈，方才下時，因知這兩能手，新來不久，並無殺人之念，本意擒到，問過主人再說，不料用力太猛，又見敵人，用刀斫來，發了野性，祇一抓一拗，人便痛死過去，正在查看死活，一面偷覷主人面上神色，身後便被人射了幾箭，仗着一身厚皮，才未受傷。怒火凶心，重又勾起。本想發難，因拿不準主人心意，還在遲疑，反是七星子，先聽韓奎說，敵人暗器有毒，想起今朝，所得密報，老賊秦十，新由山東，請來幾個綠林中人，均是極惡驍凶一流，同時，瞥見用毒箭暗算自己的秃賊，又在猩猩人後面，用箭亂射，不由有氣，心想，這類惡賊，死也不多，便朝猩猩人，含笑把手一揮，這類天性猛惡之物，主人管得多嚴，野性發作時，尚難免於生事，那經得起主人，再有暗示，當時哈哈一笑，抓住死人的腿，聽準身後敵人來處，條地回身，一聲怒吼，猛力打去，這時山洪暴發，聲勢比前更猛，轟轟發發，山搖地動，人聲早爲所掩，袁賊正往旁邊掩過，忽聽崖頂敵人，大聲疾呼，似在警告猩猩人，人已走向前去，和仇敵快成平行，猛想起崖上，還有一個會發長箭的厲害對頭，三面皆是強敵，除照預計一拚，更無善策，警覺情急

之下，不等掩到前面，先用手中毒弩，照準猩人的耳朵和太陽穴，連珠射去，事又湊巧，雙方恰是同時發動，箭才出手，猛覺一股籊風，隨同人影，旋風般急掃過來，想要逃避，已自無及，耳聽萬雷怒鳴，狂濤聲中，震天價一聲巨吼，心胆一寒，身剛離地縱起，想要縱逃入水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這時機一瞬之間，猩人已連人帶死尸，橫掃過來，本就又猛又急，偏巧一時粗心，祇顧留神敵人脚步，沒注意到敵人的暗器，又受了一點傷，經此一來，凶威更加暴發，袁賊恰正凌空前縱，竟被這一死尸，攔腰打上，哎呀一聲，人先斷氣，身子也被打飛起來，往右側崖壁上撞去，叭嗒兩聲，頭破血流，脊骨皆斷，死於就地，另外七八個惡奴打手，自從七星子出現，便在忘命逃竄，不料洪水暴漲，狂濤怒噴，後路已斷，同時，猩人又由崖頂飛落，將一個最有本領的同黨，一把抓死，路也擋住，祇有個機靈點的，在猩人未縱落前，想起七星子厲害，也不問袁彭二賊，能敵與否，乘其未到以前，順着崖坡，搶先逃走，下餘全被猩人隔斷，進退無路，有兩個還往山崖危壁之上，攀援亂爬，那胆小而又無能的，早嚇得心魂皆顫，跪在地上，口中哭喊，七星子爺爺饒命，不料平日助紂爲虐，該遭惡報，本來還有生機，吃袁賊這一箭，却闖了窮禍，猩人受伤，凶威暴發，搶先飛撲過去，一把抓住袁賊死尸，拿起一看，見人已死，怒吼一聲，朝崖石上一甩，打得骨斷筋折，擲向地上，猛一翻身，瞥見還有好些人，有的跪在地上，有的滿崖亂爬，暴怒發威，仰天又是一

聲厲嘯，凌空一躍，先朝崖上縱去，一抓一個，先將爬得最高的兩個抓住，甩將下來，猩人力大無窮，兩條手臂，鋼鐵也似，人還不會落地，先已痛死，又從離地數丈的危崖壁上，往下猛擲，如何能夠活命，猩人傷處，也越來越痛，怒火越旺，跟着又去抓那下面幾個，長臂到處，人便隨手飛起，那慘號之聲，已爲大量洪濤之聲所掩，祇見一條條的人影，由半山崖上，飛舞掙扎，急轉直下，落在地上，便自不動，晃眼崖上的五個惡奴打手，均被抓死甩落，下面還有六人，三個嚇死過去，一個心慌過甚，見猩人將崖上的人殺光，跟踪繞下，慌不迭便往水中投去，這時那丈許高的山洪惡浪，一個接一個，正由谷中，狂湧而出，惡奴多好水性，也禁不住這一衝，落水之後，正在手脚齊施，想要游水逃走，身已不能自主，先被洪水，衝得東滾西歪，跟着，一個浪山，當頭打倒，往下一壓，急溜電射中，人已無踪，下剩還有兩惡奴，嚇得連聲慘號，業已失去人性，正在東跳西迸，往來亂竄，走頭無路，猩人已自追近，一路殘殺過來，一個先被一把抓起，雙手一撕，分裂兩片，另一個忘命一般，正朝口外急竄，這原是相繼發生，沒有多大一會的事，雷八先與強敵拚鬥，用力太過，身上又受了好些傷，剛從地上立起，正在喘息，想和韓奎問話，素不相識，怎會來此救他，一眼瞥見谷口內，跌跌搶搶，飛也似跑來一人，驚慌哭喊，狼狽已極，認出仇人手下惡奴，料被自己這面追回，大喊一聲，縱身上前，本想將其攔住，目光到處，瞥見谷口裏面，猩人雙手抓

起一人，剛剛撕裂兩片，地上倒着好些死尸，無一不是頭破血流，血肉狼藉，正是那日毒打自己的，一個爲首惡奴，方才還會見他。耀武揚威，照老賊所說，指揮同黨，發掘谷口內外間的幾處泉眼伏流，想起以前仇恨，比時直恨不能和他拚命，因聽這廝說起，盤龍谷底水洞，雖被打通，水勢還不甚大。如將口外泉眼掘穿，這一帶的伏流，全部湧起，新村當時便可淹沒，一面分出兩人，拿了地圖，去往口外查探，是否和老賊所說一樣，先將地方找到，等裏面的人，把另一水道打通，再來合力下手等語，知道事關重大，同來幫手，又是一個沒有歲年的娃兒，此時已不知何往，祇得強忍氣憤，由崖上暗中趕去，到後見那兩個惡奴，拿着地圖，和鐵鈎等用具，正想發掘，一個剛將一塊崖石掘動，便有一股泉水，箭一般噴射出老遠，這時水勢剛發，好些地方，尙未淹沒，初次見到這樣人工發水的奇事，先還不信，谷中這樣一條淺淺的溪流，會有這大力量，將相隔這遠的新村，將近百里方圓地面，全部淹沒，沿途低窪之處，雖有好些水塘，都是前日大雨所積下的死水，最深處才三四尺，中間還隔着一片高地，難於漫過，雖想起今朝豬兒所說，青龍澗洞中日記上面的話，斷定盤龍谷積蓄多年的山洪，是一未來大害，並說老賊秦十，曾用多年心機，暗中設下許多閒棋，準備做將來吞併新村的毒計，到時如能利用，卽以其人之道，還治其人之身，不時可以轉敗爲勝，並可將這作惡如山，爲害多年的土豪惡霸除去，免得雙方爭鬥，引起凶殺，敗了又去爲奴，永世

不能翻身，勝了被他家屬，告到當官，又打人命官司，害得我們這許多安善良民，家敗人亡，自己爲想除暴安良，前後用了一二十年心力，集合了許多同伴，幾次看見土人，受他毒刑吊打，危害壓榨，激於義憤，想要發難，均因這些顧忌而止，祇憑自己一人，暫時暗中救濟苦人，和他作對，不敢冒失，大舉發動，便由於此等語，先當這水，必和黃河一樣，說來就來，不料所掘，祇是兩處山洞，水力雖猛，比預想相差天地，因此將信將疑，正伏在一旁偷看，心想，水如不大，此時祇谷內外一條溪流，水漲了些，連岸都沒有上，這大一片土地，中間還有許多高坡，照這樣的水勢，再加一百倍，也不過將地沾濕，還沒有日前那場大雨厲害，樂得讓他，多費力氣，徒勞無功，我一人一斧，打不過他們人多，還不如尋到豬兒，分頭溜往青龍澗，和新村報信，引了人來，將這些驢入的打死，要好得多，正想心思，忽聽轟轟發發，聲如雷鳴，由谷底一面，急湧而來，未及趕往探看，雷聲已由遠而近，同時，瞥見大片白光，挾着大股急流洪水，已由谷口裏面，奔騰洶湧而出，不順溪流側走，大部向前直衝，晃眼高出溪岸，撞在正對谷口一片兩三丈高的峯崖之上，震得山搖地動，聲勢驚人，跟着近山脚處，又冒起兩股噴泉水柱，一粗一細，由山石縫中，激射出來，粗的一股，竟有兩三尺方圓，細的一股，也由小漸大，附近石縫中的噴泉，有的好似無數銀絲雪練，有的好似一片片的珠簾，電也似急，一同向外噴洒，合成許多從來未見之奇，斜日晴光中，閃

動起無數銀輝，冷氣逼人，定睛一看，原來下面泉眼，已被二惡奴，掘開了兩處，雖然又驚又怒，仍覺水和地面來比，尙差得遠，何況前面，還有一帶高岡坡陀，至多那無人的野地，變成一個大水塘，想要淹沒新村，決難辦到，正想再看一會，忽聽下面，叭啾崩裂之聲，那小的一個泉眼旁邊，忽有一片丈許方圓的崖石，和炮彈一般飛起，打出好幾丈，左近崖壁，便和雪崩也似，隨同大小崖石，紛飛迸射中，崖脚下當時現出一個兩三丈方圓的大洞，山水由此狂湧而出，大得驚人，口外一帶低處，立時噴湧起好些大小水柱，危崖與谷口中間的地面，宛如殘雪向火，隨同山洪噴泉，交射夾攻，相繼往下酥溶坍塌，目光到處，就這轉眼回顧，極有限的時間，地面上已佈滿了白光，大量山洪，奔騰澎湃，挾着排山倒海之勢，由高而低，朝南山口外，狂湧而去，其勢快得出奇，沿途好些高岡坡陀，竟一點也擋不住，吃那山一般的浪頭，湧將上去，有的一撞就坍，被狂流捲去，急轉直下，有的被洪水漫過，當時淹沒，看不到一點影子，雖有幾處高而未衝倒的峯巒樹木，也和海中小島水草一樣，祇露出上面一點角尖，因其擋住中心水路，激動起大量浪花，反到增加水的威勢，看去分外驚人，到處一片汪洋，白茫茫一直看到南山口外，水還在繼續增高。狂湧不已，耳聽兩惡奴，笑語歡呼，說這水真個又快又猛，我們快將第二處水洞掘通，不消個把時候，新村便有許多人魚漂起了，說罷，拿了器械，便往高處搶來，到一有泉水滴流的濕地之處，正在商量發掘，不

由大怒，暗罵都是人類，這些驢入的，怎會沒有天良。越想越忍不住怒火，一摸身後，所帶長箭，已被豬兒取走，祇得掩將過去，縱身一斧，先將背向自己的惡奴斫死，另一惡奴，正在得意，掘那山石，猛瞥見一個凶神一般的壯漢，突然出現，將同伴一斧斫死，不禁大驚，口中急呼，強盜殺人，你們快來，忙舉手中鐵鉤，想要抵擋，雷八已惡狠狠一斧劈到，力猛斧沉，將惡奴鐵鉤擊回，打向頭上，斧再隨同下落，當時送命，雷八見惡奴，手還未動，那山水已由點滴加大，變爲一條條的水箭，向外噴射，正想把土填沒，忽聽驚天動地，一聲大震，原來正對谷口的那片峯崖，連受山洪狂流，猛衝擊撞，下面地層，再因幾處上下泉眼崩裂，和谷底水道開通的猛烈衝激，山後地底多年積蓄的洪水，連同大雨之後的山泉，全被引到這一面來，由地底和山縫中向外狂噴激射，稍爲薄一點的崖石，地面都被衝破，往下坍陷，加上那轟轟發發，雷霆萬鈞，猛烈震撼之勢，谷外這片峯崖，本是上豐下銳，孤立地上，如何禁得住這樣大的衝擊之力，不消片刻，先由中部倒截，落在水裏，打得駭浪驚飛，狂濤山立，雪一樣的浪花，高起一二十丈，還未平被這重達千萬斤的峯頭崖石，猛力下壓，當時打裂了一個大噴的伏流，立似地雷爆炸，噴湧激射出來，下半峯崖，再噴壓，十多丈方圓一片斷峯危崖，差不多全數陷落下去，地底

大壓力，勢更激

烈，那剛起來的浪頭，竟比剛陷落去的峯崖，更高更大，等

些，浪頭中心，住

下一平，大量洪水，便散佈開來，波濤滾滾，漫山蔽野，

一面順流下馳，無

盡無休，內中兩股，先湧到高的地方，再就勢倒退側轉，

又發增加了水的威力，

祇見波濤洶湧，浩蕩奔騰，高的地方，仍在漸漸增長，低的

水流更急，水面也越來越

廣，晃眼之間，長高了一兩倍，已淹到了先前動手之處，雷

又急，正順崖坡奔上，還

未立定，山洪往上一湧，便將兩具死尸，捲吞了去，跟着，水面上冒起兩串水泡，便自無

踪，隨聽崖頂，有人說笑跑來，大意是說，谷底水洞，已打穿了兩個，還有一個，爲了水勢

太猛，無法近前，由那惡奴爲首，正在想法，將他打通，一面想起谷口外面的泉眼，不知尋

到沒有，特意分出兩人趕來，幫助方才先兩惡奴，將其掘通，使得水力，宣洩一些，以便谷

底那些同黨，容易下手，並說，今日山洪大得出奇，祇將口外泉眼，掘通幾處，最重要是半

崖腰下一處，如能掘通，片刻之間，便將新村淹沒，免被警覺，羣起防禦，減少災害，再破

他們，順着東南山溝，兩邊崖頂，逃入森林高地，去與七星子會合，又是未來大害。

二 猩猩死後的猛威

雷八一聽，有人說話，忙把身子，朝崖壁上一貼，一面偷聽，一面跟着掩將過去，剛聽

備由崖頂，繞到與谷中溪岸上面一列崖腰平地相連之處的，方才來的兩人，如何不見，前面樹根上，橫着一個死獸人，又來鬧鬼作怪，我們小心一點，雷八一看，原來內一人在附近一個高石堆上，被樹根擋住，洪水正朝上面湧去，死獸人捲去，正在留心查聽，跟着，便聽側面怒喝，原來凶手，就是那賊，擒回莊去，開膛摘心，碎尸萬段，與秦老六他們報仇，聲才入林的武師，已惡狠狠由側面打來，原來這兩武師，本領不高，人却狡猾，剛便料有了敵人暗算，內中一個，忙順山路，悄沒聲繞將下來，先還恐怕放

七星子，有些胆怯，如非洪水已發，大功告成，貪功心盛，想得重獎，幾乎想的一個，還較膽大，想看明白了虛實，見勢不佳，再行縮退，也不路溜走，尋到事前準備好的竹排，搶先逃回莊去，報功之後，忽想起七星子的厲害，嚇得祇顧東張西望，一味留心戒備到側面，探頭往下一看，見一手持板斧的壯漢，貼崖向上偷裏，被七星子救走的車夫雷八，再一細看，四面波翻浪滾，上，一片崖坡，所有原野，都被淹沒，口外峯崖，也被

堆，也祇剩下一點頂端，四面皆水，相隔又遠，就有敵。

一眼望出老遠，均無人影，越發胆壯起來，忙把手中鐵棍一

就打，另一武師，看出雷八，祇是一人，也跟着心雄胆壯

斫，雷八剛將鐵棍擋過，敵人刀已斫到，忙即縱身閃避。

平崖，雷八雖然不會武功，仗着力猛斧沉，手急眼快，上來一

了手，這兩個武師，又祇會點花拳花腳，沒有真實本領，開頭挫

才勉強打個平手，不會武功的人，到底吃虧，雷八時候一久，便被敵人，看出

不是體力強壯，敵人力弱，已早受了重傷，就這樣不是來了兩起救星，至夕

樣難保活命，這時剛把死尸鬆開，喘息起立，一見猩猩，亂殺惡奴，這等厭

志號哭喊，力竭聲嘶，狼狽可憐之狀，不由激動素來剛烈義俠心腸，仗

怪獸，見過一面，聽黑女和豬兒說，這東西雖然猛惡，因經李氏夫

無意誤傷之外，不奉命，決不傷人。就是誤傷，也必看出對

對頭，也祇想要生擒回來，獻與主人拷問，再不，便是來人

偶然無心之過，回山必受重罰，故此看去獐惡凶猛，並不

雷八一聽，有人說話，忙打壽你們，以後相遇，無論什麼爲難之事，祇他能辦，隨便叫

他去，無須害怕，做得不對，便對他打罵，也必不敢反抗，這東西已通人言，記性又好，好勝疾惡，祇說得理對，不要冤枉他等語，方才豬兒又說，他和李大嫂，早在種藥時見過，因不許先告三哥，故未說出，不料第二日，他們便見了面，來時我已見到這東西，此時又聞到他那一股膻氣，定必藏在這些驢入的左近，不知何故，見敵人在此發水鬧禍，還不出面，殺死他們，找尋他去，說定便走，後與敵人惡鬥，他忽由上縱落，分明是來幫我，如何發了野性，這樣殘忍，心念微動，祇顧仗義，挺身上前，既未看到身後，來了何人，也未看出猩猩，為何隨便亂殺，這樣殘忍凶暴，狀類瘋狂，與前聞不奉命不敢殺生害命之言不符，是何原故，大喝一聲，便搶上前去，猩猩此時連痛帶急，怒火燒心，野性大發，神智已昏，兩隻突出的怪眼，凶光如炬，已快要冒出火來，急切間，那還分辨得出敵我，正在咆哮如雷，連聲厲吼，亂殺崖上下那些惡奴，遇見地上死人死尸，便隨手抓起，不管死活，隨手撕裂雪怨，不是這一耽擱，惡奴早被追上，此時剛將方才所殺兩片殘尸，拋球一般，帶着鮮血肝腸，甩出老遠，朝外追來，一眼瞥見一個方才嚇死的惡奴，橫在地下，因未受傷，衣服也頗整齊，祇當未死，隨手抓起，剛剛怒吼一聲，隨手撕裂，擲向水中，忽見對面，來了一人，朝他大聲怒喝，這類猛獸，都有特性，稍一發威，便被嚇死，知道人都怕他，雷八這樣理直氣壯神氣，初次見到，反到呆了一呆，對面立定，注視起來，雷八見他，周身的毛，根根倒

豎，凶睛怒突，右耳帶着一縷紫血，比起初見，形態更加猛惡，立在面前心想，這東西果聽人話，爲了水聲如雷，震耳欲聾，正要大聲喝問，不令再追逃人，下那毒手，猛瞥見猩猩，二目凶光，注定自己，噙着一張血口，巉牙密露，兩條鐵臂，和那一雙蒲扇般大的前爪，忽然張開，好似暴怒已極，蓄勢欲發，不懷好意，心方一驚，一股奇癘，迎面撲來，眼前一花，整個身子，已被猩猩人，連肩帶臂抓住，彷彿一雙鐵箍鋼鉤，將人鉗緊，奇痛澈骨，休想掙扎分毫，同時，腳已離地而起，這才看出猩猩人，怒極發瘋，業已反常，不禁大驚，方想，轉眼慘死，命必不保，急急交加中，剛猛力掙得一掙，微開狂流澎湃，洪響聲中，有人厲聲怒喝，先似長蛇也似，一條黑影，由斜刺裏飛來，臉上稍爲掃着一點，幾乎連額骨，也幾乎被他打碎，雷八胆大眼快，雖在死生呼吸之間，神智一毫未亂，目光到處，剛看出那黑影，乃是一條長鞭，蛇一般將猩猩人的頭頸套住一抖，那隨鞭飛縱而來的，正是蒙面大俠七星子李誠，驚喜交集之下，急喊得一聲大哥，猩猩人好似咽喉被軟鞭勒緊，護痛情急，把手一鬆，雷八人便落地，覺着周身酸痛，肩背骨似要碎裂神氣，百忙中還未想到面前危機，略一綏氣，正朝前看，忽聽崖上下兩人，大聲疾呼，你還不逃，要等他把你抓死麼，心中一驚，這才想起猩猩人尙在面前，忙卽回身逃走，同時，猩猩人頭頸軟鞭，也自鬆開，本意回抓敵人，耳聽來人，口音甚熟，側臉一看，那用鞭打他的，是個白衣蒙面人，剛想起此是主人，心中驚惶，

忽然瞥見先抓住的人，轉身逃走，怒火忽又往上一撞，神智重昏，也未看出那人是誰，一心認定方才逃走的惡奴仇敵，怒吼一聲，縱身便撲，七星子李誠，早就防到有這一步，又知猩猩，猙惡無比，此時傷重瘋狂，神智已昏，真要發了野性凶威，自己再加上幾個，也非其敵，想要殺他，心又不忍，又恐雷八，被他誤傷慘殺，打不起主意，一面還要防他反撲，傷害自己，心中爲難，正想主意，一見猩猩，捨了自己，去追雷八，越發情急，口中大喝，追上前去，揮動長鞭，先打了一下，猩猩理也未理，眼看一雙鐵爪，快要抓到雷八身上，萬分驚急之下，施展全力，奮起神威，一鞭掃去，本來雷八，非死不可，幸而猩猩，離地縱起，身子懸空，還未下落，李誠這一鞭，又猛又急，恰巧繞在猩猩腿彎之上，纏了一個結實，再奮起神威，大喝一聲，猛力往回一帶，叭咬兩聲，猩猩整個身子，像倒了一座小山一般，跌倒地上，雷八雖脫毒手，腰間褲帶，也被爪尖撈住了點，當時裂斷，連褲子撕下一大片，露出大片黑壯屁股，還畫了兩條裂口，稍差一點，不死也受重傷，腰股皮肉，定必碎裂，形勢端的險極，經此一來，猩猩越發暴怒瘋狂，一聲厲吼，那纏繞兩腿的一條軟鞭，因爲勒得太緊，無意之中，將鞭梢似住，李誠用力一抖，沒有抖開，竟被猩猩掙斷，就地一滾，縱將起來，李誠知道不妙，忙即鬆手，拔出肩後毒箭，腰間飛刀，一面縱身逃退，因已看出猩猩，神態反常，本性已迷，耳中又有紫血流出，料定中了敵人毒藥暗器，毒發瘋狂，如能將其制

服，或使其稍爲明白，認出自己，還可用藥救活，真要無法挽救，爲了保全自己，和雷韓諸人性命，說不得，祇得送他早死，免再傷人，主意打定，猩猩已由地上縱起，周身毛髮皆張，凶睛如電，嗜着血口利齒，怒吼撲來，那一帶地勢，又極崎嶇不平，猩猩上下山崖，縱躍如飛，性又猛惡無比，就能將他殺死，也難免於爲他所傷，甚而同歸於盡，都在意中，專一用來對付他的長鞭，又被掙斷。再想起他平日的功勞，和忠實義勇的天性，親手殺他，於心不忍，實在無法下手，最好將他喊住，使其認清主人，偏又不能，心正悲苦情急，無計可施，猩猩已似急風電馳而來，離身不過兩丈，這還是李誠，身輕力大，機警靈巧，乘着猩猩，就地一滾，首先鬆手縱逃，否則，早被撈住，知其動作神速，順路逃走，反到難逃毒手，萬般無奈，正一面看準來勢，和左右道路，以便閃避。一面大聲怒喝，你這該死的東西，受了敵人暗算，中了箭毒，連我都不認得了麼，快些臥倒，還可活命，話未說完，嚶的一聲清嘯，一條金光閃閃的黃影，已電一般，帶着嘯聲，飛射過來，正是靈猿金兒，看那來勢，本朝猩猩頭頸，斜射過去，猩猩飛撲正急，不知怎的，忽然後退，事出意外，金兒來勢更急，沒防到有此一舉，竟自撲空，怒極之下，忙中回手，用長臂反擊了一掌，微微打中猩猩的毛臉，身子自然收勢不住，快要撞到崖壁上面，雙腳一伸，微微一點，因聽主人，急呼金兒快來，便改朝李誠撲去，落向肩頭之上，動作神速已極，正指前面，嚶嚶急叫，李誠忙

說：今日之事，不能怪他，這是中了敵人暗器，毒氣發作之故，前面猩猩，彷彿驚醒，明白過來，朝着李誠，看了一眼，再一回顧，路上那些死尸，忽然慘叫了兩聲，便朝前面，飛馳而去，李誠因知金兒，也是怒極，恐猩猩吃虧，不令搶先獨追，拉着他一條長臂，一同趕去，本意防他萬一野性又發，途中傷害雷韓諸人，則大聲喝令速回，猩猩回顧李誠追來，又是一聲悲嘯，倏地轉身，往危崖壁上，手脚並用，竄了上去，李誠聽出嘯聲悲苦，知其醒悟，不知何故逃走，手中抓緊金兒，連聲急喊，我不怪你，也不許金兒動手打你，不要驚慌害怕，快些下來，我好爲你醫傷，一面覓路，往上追趕，急切間忘了猩猩縱躍如飛，那樣陡峭的山崖，如何追趕得上，這時山洪越發猛惡，聲震天地，離開稍遠，任怎大聲，也是無用，還沒想到猩猩有什別的舉動，剛剛追到半崖，望見前面，豬兒狂呼，將手連揮，一面往上趕去，也聽不出喊些什麼，跟着，便聽先後兩聲極猛烈的怒嘯，那樣巨大的波鳴浪吼，竟掩不住那悲壯之聲，金兒也似情急，冷不防將手掙脫，如飛往上竄去，李誠還未聽出那是猩猩臨死的悲鳴，急喊，金兒不許欺他，跟踪趕到頂一看，猩猩一手朝天，一手抓腰，雙腳前高後低獨立頂上，面向前面大水，一動不動，嘯聲早止，毛髮依舊根根倒豎，迎風披舞，威風凜凜，簡直像個鐵打神相，不似生物，喊了兩聲阿黑，未聽回應，心方驚疑愁慮，向前急趕，金兒已早縱上猩猩肩頭，口發急嘯，回首亂招，情知不妙，趕到前面，細一撫視，見

那猩猩人，一脚向前，抓緊崖石，一脚向後，腳根一半離地，祇用腳尖，抓住地面石根，一手朝天，怪眼圓睜，凶睛怒突，闊口開張，血唇利齒，一齊外露，貓惡威猛，形態如活，口鼻間已沒了氣息，耳邊一縷紫血，正順右肩黑毛，向外湧出，點滴下流，落在山石上的，已由紫變黑；知被仇敵毒箭，射中耳孔要害，毒性大發，始而神智昏迷，任意凶殺，見人就抓，連平日最敬愛的主人，均不認得，後見金兒飛到，聽出嘯聲，剛剛警覺，明白過來，傷毒業已發作，竄遍全身，這東西天性猛烈，本就痛苦不堪，又因先前，怒極發威，上下縱跳咆哮，用力太猛，毒發作更快，已難活命，同時，瞥見沿途死尸，想起主人平日戒條，和金兒的利害，悲憤驚急中，忘了所殺，均是惡奴，又見主人，滿臉急怒，金兒剛一見面，便下辣手，以爲誤傷了許多好人，又驚又急之下，身上痛苦，更是萬分難耐，忽萌死志，自知本身，強健力猛，自殺不易，又知主人，決不肯親手殺他，就是傷人，至多吃上一頓苦頭，再說闖此大禍，與平日答應的話相反，也無臉與之相見，打算跑上離地數十丈的危崖頂上，投水自殺，左脚剛踏到那塊危崖頂上，右脚還未上去，所中箭毒，業已大發，急怒交加，發動神威，猛力一聲怒吼，竟將肺腑震碎，不等前撲，便自死去，死前用力太猛，自己身上又是毒火燒心，痛苦不堪，故此腳底山石，被他抓得這樣牢固，死後依然挺立不倒，想起他平日的忠實勇猛，和許多苦勞，除性太剛猛疾惡，是其所短，餘者無一不好，真比常人，要強得多，

不禁心中一酸，流下淚來，跟着，豬兒也出下面趕到，說方才埋伏之處，正看崖頂這一面，先見猩猩人，凶威暴發，到處爪裂生人，吼嘯如狂，雷八已被抓起，正在驚惶，李誠忽然趕到，兩次用長鞭，將其制住，猩猩人由地縱起，反身追去，後面一段，被山崖擋住，洪水波濤，轟轟亂响，微聞人獸呼嗚吼嘯之聲，由谷底一面，隱隱傳來，看不出是何景象，雖知李誠，本領極高，無奈猩猩人，神力利爪，猛惡無比，也極可慮，心方驚疑，忽見猩猩人，反追雷韓二人，以爲二人，必不能免，剛將手中長箭握緊，準備萬不得已，將其打死，但又想到猩猩人，上下危崖，如履平地，恐又反傷自己，剛一爲難，猩猩人忽然一聲急嘯，手脚並用，往危崖壁上竄去，其急如飛，晃眼到頂，跟着，便聽厲聲怒嘯，由上傳來，忙即轉身探頭，往上一看，猩猩人正順崖頂，飛馳而來，一脚剛踏到這塊突出丈許的危石頂上，忽然左手抓腰，右手朝天一伸，猛張血口，一聲怒吼，便釘在石上，不再轉動，猩猩人耳中毒箭，豬兒伏在崖上，早已看出，料其毒發身死，凶多吉少，忙又回顧後面，朝李誠急喊了幾聲，轉身趕上，果然已死，無法解救，想起近一二日，幾次相遇，所見許多好處，好生痛惜，急得亂跳，雷韓二人，也繞路走上，見猩猩人死後形態，如此威猛，凜凜如生，也都驚歎，憤憤不已，李誠聽豬兒所說，和自己所料一樣，深悔來晚了一步，將這一個忠實得力的膀臂失去，難過了一陣，便告衆人說，這場大水，早已料定，事前曾下好幾年的苦心，暗中佈置查看，近一二

年，方始想好方法，本是打算將計就計，卽以其人之道，還治其人之身，因早斷定秦十老奸巨猾，陰險非常，比狗子厲害得多，早晚必要發動這場洪水，我如不去激動敵人，老賊不似狗子年輕無知，一味淫凶橫暴，行事任性，他見新村，人多武勇，看去善良，真要壓迫太甚，無故行凶，定必羣起反抗，何況還有自己這樣一個隱名仇敵，顧慮太多，也許暫時不會發難，而自己這面，也有好些顧慮，不料狗子，近年添了許多有力爪牙，越發無惡不作，自己和兄弟，激於義憤，分頭常往莊中救人，與他爲難，秦賊父子，連受警告，自覺丟人太甚，切齒痛恨，老賊更是聰明，斷定七星子，必與新村有關，越想越覺是個未來隱患，如其發動手下打手惡奴，強行吞併，勝了還好，敗便不可收拾，甚而家敗人亡，都在意中，土人雖然容易受欺，但要防他拚命，就算勾結官府，私鬥敗了，還有官家出頭，幫忙報復，眼前虧業已吃定，想來想去，祇有發動盤龍谷山洪，淹沒新村，相機吞併，有勝無敗，自己爲了這幾年，救助苦人脫險，與秦賊父子，結怨太深，雙方已成勢不兩立，這場大水，萬不能免，於是暗告倪仲猷，轉告主持人，密令村中少年男女，早在三年前，便隨時發動人力，照自己所開地形，高低方向，借着種樹種菜爲名，在南山口外，就着原有坡陀高地，建成內外兩道防水高堤，因恐敵人警覺，上面多種樹木野菜，形勢也是長短高低，迴環曲折，前後參差，各不相同，表面看去，是一大片高高低低，長短不一的土堆石崖，空處甚多，看不出一點用

處，等到洪水一來，將前面填滿，立時現出他的防禦之力，所有這許多坡陀岡崖，全都聯成一體，成了內外兩條長堤，不特將水擋住，並還含有分散水力的妙用，一面再就原有形勢，開出一條道路，一旦山洪暴發，便可引了大量洪水，繞過東南山口外，環繞新村的大半圈高地，順着水勢就下之性，越過新村，到了官道近側，低窪之處，再分成上下兩股急流，一股越過官道，帶同敵人所發山洪雨水，往桃源莊一面湧去，一股經由昔年一條堵塞多年，新被自己督率猩猩人金兒，和幾個得力幫手，打通的一條伏流水路，經由地底，倒灌入莊，爲了前人開闢桃源莊時，多年苦心經營，設備周密，又有天然生成極好的地勢，運用原有環繞全莊的一條大壑，和幾處山泉，興建出無窮水利，所有溪溝水路，均可通連，無論多大洪水，到時俱都流入壑內，順着所開水路暗溝，不等上岸，便分往四面莊外流去，上面落下來的水，又順地勢，流入壑中，一同分散，至多將那大壑填滿，離岸兩三尺爲止，不會再漲上岸，永無淹沒之虞，而莊中那多溪流，平日均有一定水量，一面與北面瀑布相接，一面在臨壑之處，分設許多出口，另有閘門，收發存洩，無不如意，每經一次大水，不過官道上，斷絕個把月的交通，別處山村，都成澤國，桃源莊大片田畝，反而更加豐收，自從秦賊之父，開始吞併全莊人的田產，祇顧陰謀毒計，蠶食鯨吞，無心及此，又因多少年來，從未發生過一次水患，越發忽略，到了秦賊獨霸一方，沒有幾年，幾個專管水利的人，有的被他害死，

有的成了農奴，或是被迫逃走，那些每隔兩三年，經過一次大水，便要查看添修的水利溝渠，無人顧問，日月一多，提也不再提起，於是所有水道，全都湮沒，祇有兩處，可以通流，遇到山洪大水，不是被水中沖來的泥沙，將其堵塞，便是口小水大，難於宣洩，不過仗着天然地利，水量尙還欠大，不等壑水上岸，淹沒全莊，水已退去，以致秦賊父子，始終看輕，不以爲意，狗子接爲莊主以前數年，便無人提起，近年連那幾條要緊的水道，都極少有人曉得，自己先並不知關係如此重大，還是五年前，救了一個管理水道的土人，無意之中談起，想起平日所聞，暗中入莊窺探，越看越覺厲害，因而想起，乘水反攻之策，當此大水未發的前一月，兄弟李強，便聽玲姑暗中洩機，此時雖不知兄長，就住在左近山中，防水之事，却有準備，爲了對方勢力太大，雙方如其發生械鬥，一旦殺傷多人，定必引動官方，興出大獄，難得仇敵，作法自斃，本來再妙沒有，正在暗中，準備應付，一面常時暗會玲姑，與乃父陳四探聽消息，偏巧又有省城官親去往莊中，避雨投宿，多生一層顧慮，剛將計策想好，弟兄還未見面，李強便得到信息，老賊因狗子忤逆，不肯聽勸，暗命相隨多年的心腹爪牙，早就請來幾個好本領的能手，爲防狗子抗命，不以爲然，並防洩露，所約幫手，均作爲朋友引見來此，遊山暫住的賓客，表面一字不提，暗中却命心腹死黨，假裝入山採藥，去往盤龍谷，照他地圖，和多年苦心想好的陰謀毒計，一面查看水勢地形，一面準備下手方法，祇在水季

以內，隨時均可發難，本來還想候到官糧走後，再下毒手。後因兩起搜山的教師惡奴，均遭慘敗，傷亡殆盡，狗子固是急怒交加，老賊却斷定事情沒有這麼簡單，山中那有這樣厲害的怪物，最可疑是，逃回的都是新請來的教師，剛一回莊，便向主人，露出辭意，次日一早，便堅決辭別，不收分文財禮，人是一個不留，而莊中原有的教師惡奴，並無一個生還，越想越覺可疑，料知事在緊急，敵人既敢出手，把去尋他的人，殺傷殆盡，不久定必大舉發難，爲了舊人，仇恨太深，又都認得，故此一個不留，對這些新教師，不知用什方法，恐嚇說動，使其知難而退，否則，那會是新人，全都走光，一個不留之理，想起胆寒，覺着這兩日的雨後山水，正是機會，再不下手，敵人虛實，一點不知，一經發難，被他搶了上風，便無生路，不如突出不意，先將山洪發動，試上一試，即使對方太強，不能盡如人意，遭此大水，也必手忙腳亂，急於救災，無心再和他父子作對，萬一就此暴動，也可假借官方勢力，硬說他們，聚衆造反，發動官兵，一網打盡，當日便傳密令，命幾個得力爪牙，帶了那些有本領的教師惡奴，來此掘開水道，發動洪水，想要淹沒新村，殘殺吞併，李誠本在日常戒備，時刻留意，派有專人守望，恰巧弟兄二人，事前見面，經過昨夜密計，戒備更嚴，得信以後，弟兄夫妻四人，立即會合，招集得力幫手，一面通知倪仲猷，密令全村人等，照着預計，分頭應付，一面故意把埋伏各地的人，全數藏起，先任敵人，來掘水道，一面準備水發以後，

救人之事，自己爲了桃源莊中，許多土人，還未得信，黑女和李強夫妻，又要分頭救人，偏是白天，出入不便，祇得抽空，趕往幫助，李誠夫婦，通知土人，到時如何應付，水來不要驚慌，事前尋好逃路，和原有小船，因此來得晚了一步，不料雷八豬兒，不知底細，李強因豬兒年幼，雷八身受重傷，雖然傷藥靈效，痊愈多半，初來地理不熟，也不在他一人，並未通知，致被暗中掩來，和對頭這一爭鬥，以致內中兩處水道，未被惡奴破壞成功，如非今年，雨多水大，谷底領頭發掘的惡奴，惟恐新村的人，不能死光，見初開掘時，水不甚大，恨不能將所有水洞伏流，全數掘通，未照老賊所說行事，多攻穿了一個水洞，事更湊巧，谷口外面的峯崖，又被狂流衝斷倒塌，這引水反攻，倒灌桃源莊的巧計，能否成功，還不一定，自己走到途中，得到金兒趕來報信，說起前情，吃了一驚，彼時如令金兒同來，猩猩或者尙不至死，偏又顧慮李強夫婦，所帶人數太少，莊中土人，對於仇敵，雖都咬牙切齒，恨毒惡霸父子，畢竟久在凶威暴壓之下，心胆已寒，到時未必有力反抗，何況這些人，均無本領，惡霸手下，惡奴打手甚多，老賊重金聘來的幾個教師，更比狗子身邊那羣飯桶教師，強勝十倍，想起可慮，忙令金兒，往告黑女，帶了他那一起人，去攻後山，乘着當日天晴，夜來四面放火，水火夾攻，先將老賊困住，或是就便殺死，使其父子不能兼顧，免得傷害土人，一面加急趕來，路上看出水勢不大，正覺徒勞，不料谷口峯崖一倒，大量伏流噴泉，狂

湧而起，谷底一處最重要的水道，又被惡奴打通，奪口而出，驚波電射中，水勢當時高漲許多，順路下望，丈許高的浪山，一個接一個，往南山口外湧去，晃眼先將新村側面高地，環繞包圍，不是數年苦心人力，防禦周密，新村也非水淹不可，料知大功將成，遙望雷八，已和敵人，動手拚命，情勢危急，忙即催馬亂流而渡，一面揮手，示意韓奎，速往接應，等馬趕到，猩人業已中了毒箭，直到死後，才聽金兒告知，說黑女已到陳四家中，偶然談起猩人厲害，可以用他制住許多敵人，不似金兒，雖然力猛靈巧，動作如飛，看去却像一個長臂小猴子，毫不驚人，於是又命金兒，來喊猩人，前往聽命，李誠先也想到此事，祇爲事前，顧慮太多，既想把仇敵的滅亡，歸之水災，免得張揚生事，又恐猩人，性野猛惡，多傷人命，這才命他，專在盤龍谷崖頂埋伏，等到發水事完，再將這些惡人殺死除害，沒想到他天性剛猛，又因今早，和雷八見了一面，豬兒更是熟人，開頭還沒看到雷八與人拚命，後見衆惡奴打手，由谷底往回退走，知其事完，便在上面跟踪窺探，本就躍躍欲試，想到口外，看清形勢，是否和主人所說一樣，再下毒手，剛一到達，便見雷八形勢危急，好些敵黨，正用暗器，上下亂打，想傷雷韓豬兒三人，昨日在森林中見過韓奎，知其已是主人一面，豬兒又在崖上山石後面，連喊帶比，催其下手，立時發威怒吼，飛身縱下，敵人雖被抓死，猩人也中了毒箭，想起痛惜，事已無法挽救，李誠匆匆向雷韓豬兒三人，說完前事，便命三人，留在

當地，由金兒越崖趕往後山，喊來土人，將猩猩尸首，抬回安葬，並將衆惡奴尸首，就地掩埋，自己趁著天黑以前，趕往桃源莊，主持策應，並斷仇敵逃路，將惡霸父子全家，用水力人力包圍，免其逃走，又留大害，說完要走，三人都要跟去，李誠本意，韓奎本是秦賊一黨，彼此相識，恐其不便動手，雷八受傷，豬兒年幼，故此，不令同往，後見三人詞意堅決，雷八更手指日前所受鞭傷，擗笑道，李大哥你是好漢，莫非看得我雷八這樣膿包，那天夜裏，被驢入的毒打，這些血就白流了麼，李誠想了一想，笑道，雷韓二兄，一定要去，並非不可；祇是到了那裏，須要分清首從，不經我弟兄等指說，不要隨便殺人，最好將他困住，使其自自然然，死在水中才好呢，還有那些官親，最是惹厭，雖然他們也極可惡，同來還有好些隨從人等，多半也是和我們弟兄差不多，拿汗水力氣換飯吃的苦人，其勢不能一律當作敵人看待，送他上路，必要走口，留下未來大害，此事我雖用了心思，到底還恐疏忽，好在幾個無知婦女，和幾個狐假虎威的官親惡奴，並非貪官本人，最好照我兄弟所說，假裝好人，送他上路，一個不要傷害，免得剛把黑霜除去，又留下未來的官災，話未說完，雷八哈哈大笑道，大哥蒙你看得起苦人，把我當弟兄看待，如何還不相信，你當他們都是沒有天良的麼，實不相瞞，我們這些賣苦力的貧苦弟兄，被驢入的捉了官差，便遭了他娘的大瘋，無緣無故，出了力氣，賠了人吃馬料，還要受那驢入們的狗氣，走到路上，非打即罵，趕在前

面的，如其快了一點，便說他們有心搶先，好冷不防走往岔道，與強盜勾結，謀財害命，再不便是想乘人少，下手偷他，反正都是沒安好心，走到後面的如其慢了一點，便說有意落後，趕不上站，好往黑店投宿，也是想要謀財害命，再不便是不用廢物，不捨得草料喂牲口，他也不想，共總幾個大扁錢，經手差人，再一七折八扣，還不夠人一天吃的。拿什麼來買草料，走這長的路，還不是他活祖宗們用血汗換來一點防荒養命的子孫錢，爲了驢入的官差糟掉，已說不出來的苦，還要說人不肯喂牲口，走得太慢，張口就罵，揚鞭就打，請想八馬都沒吃飽，如何能走得快，最氣人是走在當中的，應該沒有錯了吧，虧他們驢入的真會想出話來收拾人，不好說我們是強盜賊骨頭，却說前面車馬揚起來的灰塵太多，鬧得他們驢入的從頭到腳，都是灰土，罵我們都是蠢牛，車上爲何沒有擋風沙的蓬，更不該和前面車輪得太近，要是我們和他一樣精靈，把前後的車調勻，隔遠一點，使當中空出一段，就有風也好得多，這樣蠢牛，投生十八世，也窮苦一輩子，永無翻身之日等語，正罵得高興，我們也正忍氣吞聲，由他忤逆挖苦，刻薄我們，不料前面騾馬不爭氣，偏在此風大塵多之時，放上一個急屁，再不立在路上撒上一兩泡急尿，被迎面的狂風一吹，好些打在他們臉上，這些又嬌又嫩的驢入們，難得出門，把我們常年所受風霜沙塵的家常便飯，看作比他娘的過刀山下油鍋，還苦得多，本來就是萬分難受，一肚皮的惡氣，無處發洩，那經得起這一個大臭屁，和

滿頭滿臉的馬尿，你沒見驢入的那個倒霉的樣兒，因為坐在後面，那被風吹起來的馬尿，正打在那滿是灰塵的醜嘴臉上，連急帶噁心，連隔夜食也嘔出來，周身和澆了一頭尿糞一樣，正比牲口的屁，還要難聞，他這裏狗食，業已嘔空，還在乾噁心，緊跟着，又是幾點熱馬糞，隨風打到他們臉上，鑽進口中，那東西剛由馬屁股裏撒出，還未冷透，自然不是滋味，連噴帶吐，慌不迭吐出一看，又急又氣，低頭向下狂噴亂噏，連狗肚皮裏的苦胆水，都嘔出來，幾乎閉過氣去，好容易將車停住，由手下奴才，設法取來溪水，剛弄乾淨，氣還沒有喘完，跟着便朝我們連踢帶打，罵我們趕車不小心，有意放刁，害他吃苦，稍為強嘴，到了地頭，便吊起來，加上一頓毒打，第二天照樣爲他出汗，還要格外小心，萬般無事，還要防他一時看不順眼，隨便踢上兩腳，算是點心，那有分毫情理可講，那姓金的小舅子，更是萬惡，莫說我雷八，這般苦朋友，那一個不把他們恨透，那日爲了一個姓韋的老漢，被驢入的打得太慘，動了公憤，暗地商量，再要這樣把人當作豬狗不如，便一同起來，和他拚命，不是內有幾個胆子小，又有點破房破田的老漢，再三力勸，當夜我已領頭動手，別的我不敢保，祇要對付這些驢入的，誰聽了都喜歡，決不會洩漏一句，至多我再囑咐他們一聲，大哥放心好了，說時，李誠急於上路，已先起身，和雷韓二人，邊走邊說，不覺攀縱下崖，見那水勢，越發浩蕩，到處惡浪奔騰，駭波山立，將近黃昏時的斜陽，反照到大片驚濤之上，捲

動起千萬片的金鱗銀雪，天色照樣清明，天光倒影，一團團的白雲，反映入水，山風吹動，順水而流，眼睛一花，也分不出是雲在走，是水在流，另一面西半天浮着大片晚霞，四邊碎雲，鱗片也似，左近崖上的草木，經雨之後，蒼翠如染，襯得暮春間的天色山容，分外清麗，惡浪滔滔，挾着一瀉千里之勢，朝前湧去，就這不多一會，水勢又高起了一兩丈，好些土堆岡巒，不是被水淹沒，便是沖坍，化爲濁流分散，可是南山口外，大片高地坡崖聯成的水堤，本是高高下下，前後參差，大量山洪，衝將上去，反激起千重雪浪，不盡狂濤，此時水勢大漲，那衝打堤岸的浪頭，反到小了許多，登高遙望，祇見滾滾洪流，湧到前面環村堤岸之下，隨着原有地形曲折縈迴，幾個旋轉，便順着堤旁，往側面山口外急繞過去，爲了山洪已有出路，方才時常狂湧急衝，漫堤而過的大浪山，已不再見，水離頭道堤頂，還有好幾尺，後面還有一道暗堤，爲了事前設計周密，就是被水漫過，落到兩堤中間，也祇變成一條寬仄不等的水槽，照着預計往對面桃源莊衝去，反而加急倒灌之力，村口下面，直向對面，橫斷官道，人功掘成的一條水道，已被洪水衝擊，越發加大，照此形勢，桃源莊大壑中水，至少近岸，也許後莊一帶，已早淹沒，都在意中，當地風景最好，雖爲全莊最低之處，從來未有水患，偶然大雨積水，平地數尺，仗着房基頗高，四面均有洩水道路，水流不住，老賊狗子，開頭定必大意，決想不到害人害己，壑底許多出口，都因失修堵塞，另外却被敵人一

上一下，開了兩條倒灌之路，這水說來就來，祇等四面大壑中水，往上一湧，就是兄弟所引的兩條瀑布，沒有成功，他這無數土人血汗建成的樓台亭閣，首先被水淹沒上一半，也必不知敵人反水倒灌，祇當山洪太大，一發不可收拾，桃源莊尙被水淹，新村定成澤國，萬無逃路，十九將人聚在所居高樓之上，不會分散，此去多半一舉成功，因是水力已分，有了出路，所以這大山洪，湧到新村堤前，略一轉折，便繞着長堤順勢而下，往對莊湧去，再看韓奎來路，那條離地十多丈的崖坡，已被水淹沒了多半，正告韓奎，說老賊真個狠毒，惡奴又是那麼凶惡，惟恐人害不成，竟將谷底水洞，打通了一多半，口外伏流，又被斷峯震裂，以致水勢更猛，如非事前有了準備，新村這許多人的生命財產，休想保全，至多逃出一半空身的人，所有田產牲畜，房舍用具，無不被他一掃而光，這等行爲，真是萬惡，忽然回顧豬兒，跟在身旁，笑說，水勢太大，你人小萬去不得，豬兒還不肯聽，李誠正色攔住，不令跟去，雷八又將方才拿去的長箭飛刀要過，祇得悶悶而去，李誠將白馬喚來，見雷八尋到那柄斷斧，正斫下樹枝，想換斧柄，笑說，地上現成兵器有好幾件，隨意取用，何必費事，雷八笑答，這柄斧頭，用慣稱手，別的兵器，沒有用過，我又租人，不會武藝，雖蒙三哥教我飛刀飛箭，剛練了一點準頭，還沒有試過，打不過時，和這些驢入的拚命便了，李誠聽他說話，天真爽直，便韓奎也是一個熱腸直性漢子，心中頗喜，仰望天色，已近黃昏，便告二

人，這場水發得還不算巧，要是黃昏之後發動，秦賊全家和手下惡奴，都成了網中之魚，一個也休想逃脫，此時尚早，我必須先往陳四兄家中一行，和人商計一事，好在韓兄認得出入之路，地理頗熟，派來發水的賊黨，全被猩猩人殺死，仇敵還不知道，韓兄不妨另走一路，到了前面，先將敵人所備竹排尋到，將雷八兄假綁一旁，順水入莊，裝着途中爲水所阻，巧遇雷兄，將其打倒擒住，回莊獻功，前面水勢如何，敵人是否被困，我尚不知，二位越過官路，最好看清形勢，再作計較，老賊甚是精細，內中兩條入口，均有兩處崖坡，雖然水來太急，又是逆流，山居的人，十九不通水性，會駕船的人甚少，無法查探，就許水未上岸以前，有了警覺，生出戒心，命人防守，如見水勢不大，不妨順流衝過，照方才所說而行，有人攔阻，便說擒到雷兄，來此獻功，以爲入莊內應之計，如其無人作梗，連這些假話，也無須說，要是秦賊父子，所居兩處樓房，被水包圍，將頭層淹沒多半，便不必再保他，可朝西北角高地駛去，必有人來招呼，雙方會合，再作打算，切不可冒失行事，要是到了官道，看不出莊中動靜，或是水勢太大，最好就在官道旁邊，覓地隱伏，候到天黑，莊中如有三枝帶着銀色流星的響箭，由西往東南衝空而過，便到時候，水也必定高漲，不妨隨意衝入，如見木排小船之類，載了官眷，順水逃出，千萬不可上前攔阻，我們祇等這塊病一去掉，便率領新舊兩面土人，去向老賊狗子算清那多年血債了，隨將途向，和幾條路口，以及下手機宜，

匆匆指點說明，道聲再見，縱身上馬，沿着崖坡，先往前面馳去。

三 甕中之鱉

韓雷二人，祇匆匆一見，尙未交談，李誠走後，便同起身，邊走邊說，也頗投機，韓奎來時，早就看見那兩付竹排，相隔又祇里許來路，一會趕到，見那竹排，祇剩一付漂浮水上，另一付似已被水衝走，留下半段繫排的蔴索，被那浪花打來打去，仔細一看，上面還附有半段毛竹，也未理會，好在竹篙等撐船用具，俱都現成，還是新的，不會用過，放在崖坡高處，並未被告水衝走，匆匆拿起，剛解開索扣，一個浪頭湧來，人還不會伸手，竹排已被浪打出老遠，順流淌去，其快無比，祇是波浪奔騰，起伏亂轉，搖晃不停，幸而韓奎通曉水性，問出雷八不會駕船，是個外行，便令坐下，自家拿了長篙，獨立在前，鉤着旁邊淺灘崖石，順流前駛，免得被浪打到中心，水勢太深，不能自主，就這樣不消片刻，便到了山口之外，加上幾方會流，水力更猛，一看李誠，縱馬涉水而渡，忽然立馬水中相待，知道有話要說，剛喜呼得一聲大哥，李誠含笑點頭，揮手示意，令其撐排遠行，跟着把面具往下一拉，將馬往坡側一偏，等到雙方臨近，李誠方始笑道，老賊實在機警厲害，方才我在高處，遙望桃源莊內，不特沒有十分騷動，他那兩處住樓底層，雖被洪水淹沒多半，樓前後竟會停有好

些船和水，此時天還未黑，樓上已有燈光外映，與我預計，好些不符，但是派去的人，並無告急信號發出，照北山崖上所立竹竿，又是成功在即的信號，好些不解，三弟夫婦，雖然年輕，頗有心思胆力，沒有照我所說行事，必有原因，也許想出什麼更好的計策，還未發動，我們新村前面，臨近官道，地勢最低，後有一列山坡，裏面均是高地，除却東南山口衝入的山洪，可以將其淹沒，別處無論水勢多大，祇能淹到前面高地為止，低處雖也種有莊稼，但是樹木居多，今日水大，那一帶低地，至少水深一兩丈，正可用作愚弄敵人之計，而新村裏面的形勢，原有好些高低不等的峯崖遮蔽，爲防秦賊，由高樓上窺探虛實，早經倪老先生，日常留心，將所有空隙之處，全都種滿樹木，也是前後參差，無形掩蔽，遠望一片綠油油的樹海，看不見裏面田地居民，老賊空自建了一所高樓，一點窺探不出內中真相，祇有北山崖頂，可以遠望，但離老賊所居太遠，中隔大壑，上下艱難，大雨之後，滿山均是瀑布飛泉，環崖下流，不知地理的人，無法通行上去，老賊狗子，養尊處優，近年懶得連褲腰帶都要人代他繫，自然不會上去，新來的人，不知地理，當地危崖削立，又有幾條大小瀑布，水聲如雷，冷氣逼人，無法走進，如由別處崖上繞過，又爲上面雨後山水隔斷，難於飛渡，連繫兩崖的飛橋，年久失修，常人難走，原有惡奴，都是又懶又壞，無用的飯桶，誰也不肯冒險費力，走這又滑又險的山路，何況今日大水，必以爲桃源莊尙且被水淹沒了一多半，何況

新村，就是老賊想到，命其前往，也必設詞欺騙，至多跑到出口那兩處高地，看上一眼，回覆了事，決不致於真個上去，不過此時天還未黑，事情難料，老賊鬼計多端，不可不防，好在這條出口，偏在官道東面低處黃牛坂，上下兩頭，均被山水隔斷，阻斷行人，天已黃昏，大量山洪，正橫斷官路，往對面入口，倒灌進去，水力極大，防守惡奴存身的小房，想已被水衝倒，連那入口一帶的兩面土坡，一齊捲去，未必還有惡奴把守，爲了三弟他們，未照預計，秦賊父子樓前，均有船和竹排停泊，看形勢已有準備，你們祇得兩人，冒失上前，恐有差池，我方才所說，還有不妥，前面便是出口，最好將竹排停在隱秘之處，候到天黑，見北山崖上發出響箭信號，然後相機入內，你這竹排，頗有用處，千萬不可被人奪去，到了裏面，如見兩盞小紅燈，同時升起，便是我們的人，在彼聚集，可先趕往會合，我還有許多事，要先行西莊口山谷之中一行，因見敵人有了準備，並還看出敵，連同手下黨羽惡奴，俱都聚在兩處大樓之內，另外還有兩條小船，往來全莊水淹之處，似在威逼土人，爲他去賣死力，這類事，三弟夫婦，比我更看不得，至多此時不便出手，轉眼必要發作，給這些惡奴一個厲害，我西山口事完，便要趕回，仍照以前那樣聲東擊西，隨時出沒，使其不知敵人到底是一是二，是人是鬼，惑亂他們人心，以便相機下手，先將那些官眷放走，免得投鼠忌器，將來連累好人，特意等你二位過時，再說幾句，少時順水入莊，上來務要避開明處，專

走背光的一面，如見三弟他們，可代轉告方才所說，水火夾攻之計，還有一點顧慮，必須鄭重，等我發令再說，不可冒失下手，最要緊是代送官親的那些車馬轎夫，決不會和在那兩處高樓之內，事前必須尋到他們，由雷兄向其分說，照我方才的話，無論他們多麼口緊，也不可露出雙方拚鬥真情，別的三弟均有打算，事越慎祕越好，我這一去，即便莊中再過，也無暇多談了，李誠原是沿着旁邊一列有水的山坡，隨在竹排旁邊，低聲急語，說完將手一揚，便縱馬走向水深之處，順着山口一轉，往西北方官道一面馳去，這時水勢越大，竹排業已快上官道出口一帶，一面山崖，一面是新村旁邊的一列高坡，坡脚石土，已被洪水涮去了一大片，因是南山口內山洪，和東南山口急流而來的積水，一齊到此會合，水勢分外險惡，出口左近，大量山洪，捲動起一條條大小急流，駭波電濺，箭一般朝對面桃源莊衝去，引得官道上新漲起來的山水，也一齊隨流朝前直衝，對面山口，已成了一條大河，休說原有木柵和把守人所住的幾間小房，不知去向，連那許多樹木，也被洪水衝倒折斷，好些連根拔起，半沉半浮，擠軋在相隔數十丈的一處石崖之下，隨同浪花飛舞，不住亂晃亂滾，時起時落，另一面李誠所說土崖，本比水面，要高得多，因受洪水，猛烈衝擊，底部泥土，先被逐漸淘空，上面虛懸在外，本就失去支持，水勢一漲，再一衝擊，跟着崩塌下來，到了水中，化爲濁流，齊朝莊中湧去，橫裏一面，又被官道上的洪水包圍，泥土多半酥溶，於是相繼崩塌，口

子越來越大，遠望過去，最前面是莊中的一列山崖，和對面一些假山亭閣房舍並立，像是一條河，再一直看，前面一片，簡直成了一片湖蕩，中間零零落落，散列着一些沒有被水衝完的土石堆，和一些斷木殘枝，另有一些樹梢房脊，露出水面，夕陽迴光反射之中，大好一片園林房舍，就這先後不到半日光陰，方才整齊富麗而又堅好的東莊口，已成了一片荒涼雜亂之境，快落山的夕陽，照在水上，閃動起暗赤色的光影，天色又是那麼昏黃，大地上已被暗影逐漸籠罩，除了大水，到處都是殘破之物，漂浮起伏，日間那樣好的晴天，就這一會，竟佈滿一團團的密雲，但又不是要下雨神氣，星月影子，一點也看不見，因是全莊偏東冷僻之區，地勢最低，秦賊父子所住的高樓大屋，花木園林，精華之區，被沿途小山峯崖，以及高地上的樹木擋住，雖看不見，隱隱却有一兩處燈光閃動，分外顯得冷靜，水是越來越大，越漲越高，祇管波濤滾滾，澎湃奔騰，向前湧去，官道兩邊的山溝，早已不見形跡，路比平日寬出許多，遙望西方，祇黃牛坂岡頂，土饅頭也似，微微凸起，在天水相連的暗影之中，李誠連人帶馬，正往前面淌去，韓奎因聽李誠吩咐，先用長篙，勾住路旁樹幹，將竹排橫向一旁，免被洪水衝進莊去，再細一查探，不禁大驚，原來官道上的水，也高達兩丈左右，長篙不能到底，李誠的馬，似通水性，虛浮水上，馬頭高昂，四足划行，反比前見更快得多，暗村官道上水，已有這深，秦賊花園，定早淹沒，李兄爲何不會此時進去，耳聽莊中靜沉沉

的，山風漸起，除却風濤相搏，衝擊奔騰之聲而外，祇偶然遠遠傳來，房屋崩塌，與樹木崩斷的音響，因當地比較隱僻，鄰近兩面出入口停泊之處，偏在出口側面崖坡之下，地勢本來明顯，水漲之後，崖脚已被淹沒，上面恰有兩株濃陰密茂的大槐柳，裏外相向，竹排停在當中，恰被垂柳遮沒，並還可以走上林梢眺望，水勢又深，波濤險惡，竹篙不能到底，停在這裏，免得被水衝走，或是浮到中流，水寬之處，不能自主，還要脫衣入水，許多麻煩，雷八祇有一身蠻力，又不曾什水性，好些顧慮，二人略一商量，將竹排繫向樹上，藏在兩樹中間，柳陰深處，那兩株大樹，雖然生在坡上，離地頗高，千行柔絲，早已拖向水中，隨流漂浮起伏，竹排全被遮住，便是白天有人經過，也難看出，二人看出絕好隱藏之所，互相坐定商計，又側耳向莊中查聽，始終不聽人語喧嘩之聲，也無別的動靜，均覺奇怪，漸漸天黑起來，韓奎見雷八面容煩急，忽想起他方才受傷之事，便將環繞肩頭的一條小捲取下，笑說，雷兄，你方才和敵人拚鬥，曾經受傷，又被野人抓了一下，難免疼痛，我因奔走江湖多年，每次上路，所有必須之物，俱都隨身攜帶，不在行李包裹之內，現成傷藥，十分靈效，我代你敷藥如何，雷八正洗面上血跡，縐着眉頭嘆氣，聞言忙答，我雖被賊入的打了兩棍，又被那狗教師打了幾拳，稍爲有點酸痛，並不妨事，到時那兩個狗官親，和賊入的小惡霸，實在萬惡可恨，非殺他們不可，偏巧我由早起，趕往盤龍谷時，帶了一點吃的，全都失去，來時

忘了往尋，又和驢入的打了些時，用力太過，肚皮發空，李大哥又不許此時進去，不知等到什麼時候，要是報仇時沒有力氣，不能親手殺他，反而死在驢入的前頭，豈不氣人，韓奎聞言，想起自己所帶乾糧頗多，但連行李存放崖頂樹上，匆匆上路，未及往取，雷八粗人，不會武功，身又負傷，非吃飽不得用力，急切間無處尋找食物，剛勸雷八上好傷藥，再作計較，一面告以前事，雷八聽說，韓奎所見竹排，原是兩付，忽然驚道：糟了，先前我攔猩猩人時，曾有一惡奴，哭喊逃竄，我見他可憐，以後便沒有見到這驢入的，這時莊中大水，怎會這樣乾淨，莫要驢入的，將另一付竹排偷走，趕回報信，致使老賊有了防備，我救他命，反向老賊討好，我要尋到這驢入的，不將他斬成八塊，我不姓雷，韓奎聞言，心方一驚，忽聽嚶的一聲清嘯，剛聽出金兒嘯聲，頭上樹枝響動中，一條黃影，已沿着崖樹，穿枝而來，落在槐樹之上，正是小猿金兒，手中還拖着一根長索，隨見一條狹長影子，箭也似由來路山口，順流射出，剛一出口，看見上坐一人，那東西突然側轉，驟出不意，身子一側，便翻倒水中，總算雙手抱住所乘之物，剛一翻轉，又由水中翻將上來，轉朝樹旁衝到，定睛一看，正是豬兒，用山藤綁着兩段小樹樁，人坐其上，後頭繫有一根長索，由金兒拉住，順流而來，初意似因水流太急，水中祇有一根竹篙，恐撐不住，故將後頭繫上繩索，由金兒在後拖住，水陸並進，不料出口，水流太急，金兒想因水面太闊，無法帶往對岸，又見二人停在當

地，趕往相會，縱時急了一點，繩索又長，本在後面拉住，忽然縱往前面，急浪從後一催，去勢加倍猛急，金兒到了樹上，再往回一帶，浪頭一打，前後輕重不勻，豬兒事出意外，未免驚慌，身子一偏，一齊翻倒，總算抓緊下面木排，人又機警，當時翻起，人已成了落湯鷄，雷八自和豬兒，一見投緣，今早同往盤龍谷，越發親熱，見他形態滑稽，出水以後，手指樹上，不住埋怨亂吵，金兒也在樹上笑他，歡蹦不已，嚶嚶亂叫，不禁哈哈大笑，一把將他拉上竹排，金兒便將索頭一丟，下面樹幹紮成的木排，在水上略爲一盪，立時隨波漂去，晃眼不見，二人一問來意，豬兒方說，埋完死尸之後，越想越氣悶，本就想來，無奈水大，自己本領有限，正在爲難，想不出用什方法看這熱鬧，金兒本已先走多時，忽又趕回，身上套着一個藥囊，由身旁經過，便折下幾根樹枝，用藤紮成一排，想要入水遊行，忽然心動，想起雷八，身受有傷，又未吃饱，自己和金兒，雖祇見過幾面，雙方投機，情份極好，知其專喜模仿人的動作，靈巧無比，又通人言，祇不會說，再一問知奉命取藥應用，要到天黑之後，方始起身，便與商量同行，金兒先恐主人嗔怪，後經連說好話，方允帶到莊中，各自分手，豬兒本來會點水性，先前尾隨韓雷二人，見到所乘竹排，金兒也是想要學樣，互一商量，用力斫下幾根盤口粗細的樹幹，想紮木排，偏又不知紮法，最後賭氣改用兩根，方始紮好，始而同在排上，因都不會行駛，連鬧了好些笑話，翻落水中好幾次，末次漂往中流，左

右兩難，總算被一小山擋住，豬兒心細，來前發現敵人留有三副絲繩套索，連同兩個糧袋，一些暗器，惟恐失落，全都綁向身上，最後想出方法，用索繫在竹排後面，上來用篙猛力一撐，任其順流而下，到了新村堤旁，改由金兒縱身上岸，拖住後面索頭，水陸並進，不料快要出口，又被翻落水中，袋中乾糧，已被水泡透，不能吃了，雷八方說無妨，祇有吃的，填飽肚皮就好，祇韓二哥不會吃這泥水泡爛之物，怎麼辦呢，話未說完，金兒忽由樹上縱落，伸手一把，將豬兒新解下的濕糧袋奪過，指側面，連嘯了幾聲，縱身一躍，穿枝而去，豬兒連急帶氣說，這東西又靈又好，就是不肯聽話，樣樣要他作主，方才那樣絲繩套索，人家做得多好，丟了豈不可惜，如今又將乾糧奪走，所去正是新村一面，必代我們去討吃的，早知這樣，方才路過，我們的人，有好些在那裏，還不如和他要呢，雷八聞言，才放了心，一面脫下身上血衣，抽空洗滌，一面互說猩人與金兒的奇跡，韓奎怕他傷後受涼，勸又不聽，豬兒也是如此，這一大一小，偏是那麼親熱，看了好笑，嚶的一聲，金兒已由樹杪飛落，兩條長臂，捧着許多東西食物之外，還有酒肉衣服，三人大喜，讚不絕口，金兒見衆稱讚，也頗高興，拿起內中山菓，與衆同吃，三人因恐有事，換去濕衣，便大吃起來，吃完，金兒催走，韓奎因未接到信號，還主鄭重，雷八豬兒性急，也忙起身，正在爭論，忽聽頭上有人笑說，仇人莊中已有變故，你們雖然人少，既有金兒同行，決不妨事，不是此時水面太闊，對

面大樹，被水衝倒，相隔數十丈，難於飛渡，早先走了，三人回頭一看，乃是兩個手持刀矛的土人，正朝下面說笑，暗影中看不清面目，祇豬兒聽清村中熟人，忙告韓奎，一同向上稱謝，駕了竹排，撐向出口當中，先將樹幹勾住，然後比準對面，猛力一頂，連人帶排，便和箭一般朝東莊口內駛去，天色早已黑透，水深流急，東莊口外兩面土崖，又被山洪沖涮成了一個喇叭口，對面水力，已是極大，原來官道左右兩頭，一是黃牛坡高岡，一是相隔三四里的一片高地，莊口恰在當地勢最低之處，公路對面，又是縣亘不斷，高低大小，遠近不等的山嶺峯崖，雨後山洪，本在連續發動，東南山積蓄多年的山洪水，連同好些伏泉暗流，再一暴發，越發增加水的威勢，所有山水積雨，何止數十百處，順着山勢，向外猛瀉，急湧到了官道上面，早已會合，分兩面順勢湧來，到了當地，合成大股急流，一齊向裏倒灌，三人一猿的竹排，剛到口旁，吃惡浪一衝，便和箭一般直駛進去，晃眼便是十多丈，韓奎豬兒各持竹篙，想將道旁伸出水面的樹梢勾住，略爲緩勢，韓奎那樣快的手法，均勻了一個空，豬兒更不必說，那水勢之險惡出奇，不是開頭看出厲害，全都小心，各有戒備，幾乎捲入漩流之中，一齊翻倒，就這樣還晃了幾晃，方始穩住，剛一撥正，一衝便是老遠，當時祇覺旁邊山崖，和沿途未淹沒的樹梢，似電一般往後倒退過去，到處暗影沉沉，祇有水光閃動，排駛太急，韓奎惟恐光景昏黑，一不留神，撞在隱伏水面上下的山石斷樹之上，將排衝斷，自

已落水還不要緊，雷八不會水性，豬兒也禁不起這樣險惡水勢，金兒也頗可慮，正喊大家留意，忽見前面，有兩點燈光閃動，帶着一條黑影，剛繞過前面崖角，和被淹沒尚未過頂的叢樹頂梢，緩緩浮來，隱聞呼喝之聲，韓奎豬兒眼尖，看出前面乃是一條小船，後面跟着一條木排，前後都是人和箱籠行李，心疑莊中，業已發難，惡霸乘亂逃脫，對方逆水行舟，走得這慢，竹排順流而去，定必撞上，同時想起李誠行時曾說，動手以前，必有信號發出，一路留心，並未見到所說响箭流星，又不知船上虛實人數，惡霸是否在內，惟恐忙中有錯，正打不定主意，金兒忽將排頭上繫好的索套搶起，飛身而去，往側面相隔好幾丈的石崖上縱去，竹排立被拖向一旁，快到崖腳，韓奎忙用竹篙，將其頂住，上面金兒再順勢一拉，引向左近危崖下面藏起，對面來船，相隔原有一二十丈，天氣陰黑，不是船上有燈，決看不出，前後均有人搖櫓，無奈轉灣之後，水勢更猛，一任雙櫓連搖，仍被浪頭打得東搖西斜，走得極慢，轉時又被浪一衝，好容易將舵撥轉，船已偏向石崖一面，船上人想因側面沿途，均有老樹山石之類，突出水上，爲了便於勾撐，順着一旁，往東山口上水搶去，並未歸入中流，爲了雙方，順逆相反，一快一慢，差得太多，這裏竹排，撞到崖下，來船前進，還祇丈許，甚是艱難，韓奎料知此舉，必有用意，金兒見排停住，立由上面縱落，先朝豬兒等嚶嚶低叫，將手連比，忽將手中索頭，繫住山石，跟着，便朝水面上的樹梢縱去，星丸跳擲，在沿途遠

近樹梢上，幾個縱落，便離來船不遠，停在末一株老樹巔上，約有頓飯光景，衆人等在屋下，因水太深，方才竹排，順流入莊，祇有兩根竹篙，不能隨意進退，吃金兒拖到崖下，前面還擋着好幾處水，已淹沒的叢樹，進去容易，繞出前面，便是艱難，又不知他鬧什花樣，韓奎緊記李誠前言，未見信號，祇是留心查看來船，等他經過，窺探虛實，還未在意外，雷八一心記準以前仇恨，惟恐惡霸和那狗官親，駕船逃走，方才又聽新村土人說，莊中好似起了變故，金兒一去不來，正在氣悶，被韓奎勸住，金兒忽然踏着水中樹枝，凌空飛縱而來，那船也漸漸搖近，雷八一眼瞥見那船，本是一條遊艇，四根木柱，撐着一面布篷，想是防備落雨，臨時在三面添上欄杆窗板，但祇上了一扇，空出前半，篷上好似包有油布，還堆着一些簑衣，通體十分整潔，左右兩櫓，每面兩個土人，奮力前搖，當中艙內，坐着三人，船頭上也立着兩人，手持皮鞭，正朝搖船土人，厲聲呼斥，一路喝罵而來，先還不知船上是誰，因見後面木排，堆着不少箱籠行李，以爲秦賊父子，帶了金銀細軟逃走，正在查看，忽聽出內中一人，口音甚熟，好似惡奴張升，再定睛一看，船艙內忽有一人走出，船上的燈，有好幾盞，艙中掛有兩隻紗燈，並還新點起一支巨燭，船頭上更高挑着兩盞大風雨燈，照得全船雪亮，映到船邊水中，一條條銀蛇也似，這一臨近，又多了一些燈燭，越發看得清楚，首先認出內中一個大聲喝罵的，果是惡奴張升，新走出的，正是那姓金的狗官親，不由氣往上

撞，剛把斧柄一握，想要怒罵，還未出口，眼前一花，一隻毛手，已按向嘴上，回顧正是金兒，縱上肩頭，將嘴按住，不令開口，韓奎豬兒，在旁看出有異，恐其冒失，一同低勸禁聲，說仇敵船慢，決難逃走，金兒剛由前面回來，必知細底，雖然言語不通，也可用手式，問出幾分，信號尙未發動，我們不可冒失，說罷，金兒已縱下來，手朝崖上連指，示意要令三人上去。韓雷二人，原聽李誠說過，環莊三面崖頂，均相通連，內有兩處峯崖，中隔大壑，昔年崖頂，本有飛橋，可以往來，近幾年久失修，內有一處，也可走過，另外還有一條通往北山崖的雲梯，這樣大水，任憑竹排順流漂浮，不能隨意進退，就到了惡霸樓前，也無用處，稍一疏忽，便吃大虧，本意便想尋到北山崖，見了李氏兄弟等人，聽命行事，金兒精通人言，想必方才探聽出敵人虛實，想將自己引往北山崖，與衆會合，不令出聲動手，定有原因，韓奎首先設詞詢問，金兒果然連叫帶比，分別回答，大意是先已奉命，對於這些官親，以及隨從人等，不能傷害，內中幾個惡人，必有惡報，暫時聽其自然，自有安排。事要謹祕，如今雙方已成對立之勢，自己這面，連同莊中，未被惡霸抓去的土人，均在北山崖高地一帶，應往相見，照計而行，不可冒失，並問出這座山崖頗長，前面有路，與大壑對面的連峯崖嶺相通，可以繞路前往，竹排並無用處，祇入口一帶，水面寬長，無可立足，也無通連之處，非他不可等情，雙方剛問答完，金兒雙手分拉雷入豬兒，便往危崖斜坡趕上，二人

均覺手抓之處，其堅如鋼，力更大得驚人，休想絲毫掙扎，韓奎又在力勸，祇得一同走上，金兒放了二人，重又縱落，朝韓奎連打手式，催其拿了兵器速上，隨將套索解下，韓奎剛到崖上，祇聽砢砢兩聲微響，水聲洪洪，浪花飛舞中，金兒跟踪飛上，回顧下面所乘竹排，業已散裂，雷八見仇敵的船，已和後面木排，由側繞過，三人在金兒引路，並用套索拉挽之下，也自離頂不遠，正在氣憤，急得跳脚，低聲埋怨，大哥真個怕事，這樣狗官親，放他逃走，留到將來害人，太無天理，想不到他弟兄這樣好人，也是這樣胆小，正說得起勁，金兒似不願雷八說他主人，忽然連聲低叫，雙手亂揮亂比，韓奎見他二目金光閃射，似有怒意，知其天性猛惡靈巧，又通人言，比猩猩還要厲害，對於主人，最是忠義，惟恐雷八心直口快，無意激怒，野性發作，吃他苦頭，剛低喝李大哥兄弟，智勇雙全，對於惡人，必有算計，那似我們這怎冒失誤事，你還不知底細，如何隨便亂說，韓奎爲了光景黑暗，火光老遠便可看出，身邊雖有千里火筒，不敢冒失取用，恐雷八粗心，還未醒悟，又湊到身前，暗中拉了他一把，雷八急道，我知你是好意，我說的是真理，這樣萬惡的狗官親，非殺他除害不可，除非李大哥另有主意，將躡入的捱來殺死，祇要放他逃走，我便見了他弟兄，不怕待我多好，又救過我性命，也是這等說法，好人和惡人，祇能留下一個，那有好人得勢，還留惡人之理，韓奎見雷八說時，金兒還在低聲急嘯，兩隻怪眼，時前時後，在暗影中不住閃動，看金兒神態，

雖然急燥，却與雷八無關，看不出是何心意，正在奇怪，金兒上崖之後，似防雷八豬兒失足墜落，先將索套，交與二人挽住，再搶向前面引路，魚貫而行，相隔頗近，到了崖頂，便不時前後張望，連聲急叫，這時忽將韓奎，拉向前面，交過手中索頭，朝西北方指了指，跟着嚶的一聲清嘯，便飛也似往下縱去，祇聽波浪喧騰中，腳底草樹，颯颯微響，便無踪影，韓奎疑其負氣而去，剛低呼得一聲，金兒快回，猛聽莊西面噓、噓、噓、接連三聲極尖厲的嘯聲，由下而上，曳空而來，晃眼便到頭上，同時，便見三串銀雨流星，由西北方飛起，刺空而駛，其急如電，晃眼便由側面天心飛過，往東南方新村一面飛射而去，晃眼相繼爆炸，沒入暗雲之中，祇剩幾點銀雨殘星，往下飛洒，一閃而滅，料知李氏弟兄，業已發難，雙方也許動起手來，三人已繞到前面崖頂高處，全莊均在崖底，雖因天氣陰暗，一眼望過去，到處都是水光閃動，低處房舍，均被洪水淹沒，祇剩一叢叢一點點的大小黑影，浮湧水上，相隔稍遠，便看不出那是山石林木，或是人家房頂與高堆樹頂，祇有西南山崖前面，秦賊父子前後兩座園林所在，却是繁燈星列，到處燈火如熾，尤其崖腳附近，老賊所住高樓，和狗子的藏嬌樓，以及平日聚會賓客，荒淫狂歡的一叢高大房舍，更是燈光照耀，上下通明，前面樓台亭閣，大都祇有兩層，下面雖有房基平台，比別處高，水勢太大，業已淹近二層樓面，上層聚着許多人，房頂四角，也均有人上下，看去似是惡奴打手之類，祇見燈光照

耀，人影縱橫，往來如織，亂作一團，好些人手上，都拿有刀箭兵器，餘者祇是高出水面之處，不論是樓是房頂，均有人在往來走動，看去烏烟瘴氣，似在喧嘩爭論，但聽不出爲了何事，這些高樓大屋的後面，是一片大花林和假山之類，花樹全被水淹，祇剩樹梢和幾處假山的頂，突出水上，山頂各有幾個短衣手持弓刀的惡奴，立在上面，四面點着幾枝火把，對面正樓，乃是狗子夫妻臥室所在，上下三層，房基地勢，均比別處較高，頭層房角，離水似還有三四尺，二層本是臥室和淫樂酒食之地，上面聚着數十個手持兵器的人，每面樓窗，均有一兩個手持了箭的打手，望着外面，引滿待發，這前後十畝方圍的樓台亭閣，大大小小，高低低低，都有燈光外映，將狗子所居高樓，圍在中央，內中除了惡奴打手教師之類，便是惡霸的近親近族，以及手下人的家屬，男女都有，是會武功的，或是年輕壯漢，手中都有刀箭等兵器，防守戒備；如臨大敵，燈火光中，把當地大片水面，映成了一片光海，許多火把，倒映入水，宛如好些火蛇，在水裏閃動，騰擲欲上，浩浩平波，衝到山石樓閣之上，吃火光一映，翻滾起千條銀練，激盪起億萬雪花，遠望過去，已極好看，狗子似已移居到三層樓上，上面人數不多，大半婦女，祇每面樓廊欄杆上，有幾個身佩兵器的人，往來眺望，神態比別處那些打手，從容得多，一望而知是幾個武功高強，專一保護狗子的教師，動作神情，一毫不亂，當中還有兩桌大圓席，上面放着許多酒食，四旁零零落落，坐着一些男女，有時

樓廊上人，也走進去，坐下同吃，彷彿這些人，正在輪班飲食，祇看不清面目，狗子是否也在其內，另一角上，烟火熊熊，安着幾隻鍋灶，好幾個人似在炒菜，忙亂端走，這一帶的燈火最多，地方也最廣大，相隔東山口崖頂，如由下面走去，未漲水前，須要繞越許多坡崖溪澗，和大片樹林，竹園中間，並有廣溪阻隔，少說也有好幾里路，其實老賊頗有巧思，建園之時，就着原有形勢，曲折創建，匠心獨運，下面走去頗遠，如由上面平看，也祇兩三里路，目力稍好，居高臨下，便可看出樓中人的動作，此時更是四面樓窗洞開，看不出人的面目而已，另外還有一處，相隔却是較遠，乃是斜對狗子後樓，離南面山崖最近的一所高樓，當地山崖最低，離官道最近，樓又最高，上下共有五層，已快高出斷崖之上，崖後便是官道絕壑，作馬蹄形，三面環繞全莊，單空出東南一面，到了斷崖一頭，便祇剩下一條狹小的深溝，由大而小，由一暗洞，通向莊外，早被污泥填沒，沒有出口，本是全莊最低之處，外面來的山水，被斷崖一擋，立由崖腳繞過，兩面急湧過來，高處的水，再分幾面湧到，打在樓旁和崖壁之上，浪花飛舞，高湧數丈，老賊這座高樓，建得最是精巧玲瓏，高大堅固，平日大小好幾十間的五層樓閣，做一幢矗立在萬花叢中，畫棟雕樑，朱簷碧瓦，背山面水，壯麗已極，因其所有房舍，聚在一處，四外皆有迴廊，紅欄環繞，面面皆窗，門戶甚多，氣象雄偉，地基又高，雖在水深之處，第二層也祇淹了半段，上面三層，連同下半層，仍是突出水

面，因其得到警報，便幾次傳下嚴令，加緊戒備，以作自保之計，一面召集舟船木排，準備逃路，以防萬一，最可笑是上來命人連呼狗子。前往會合，並將大部打手惡奴調去，狗子偏不肯聽，玲姑再一設詞離間，狗子不特堅拒不理，並還推說，所有人等，均有用處，還不够分配，崖前大片產業，如何棄掉，保守你那一點點地方，有何用處，令來人帶話，埋怨老賊，年老糊塗，不該不聽他話，強要發動山洪，以致害人害己，就算新村被水淹沒，自家也跟着受罪，不說別的財物，單是這許多花木，也不知要費多少心思財力，方可復元，這還不算忤逆，最後一次，老賊聽說風聲越緊，土人聚集西北兩面山崖上，將要暴動，連命兩次，心腹惡奴，駕船往請狗子，速往相見，商計應付之法，狗子竟說，這場窮禍，乃老賊一手造成，一個不巧，便害得他家敗人亡，真個老而不死，死有餘辜，非但抗命不去，反將內中一個有本領的惡奴，留供自己使用，將另一老惡奴放回，傳話大罵，說官親已走，天已昏黑，全莊土人，均是奸細，新村雖被水淹，仇敵七星子，鬼計多端，是否乘機來攻，尚不一定，最好兩地斷絕來往，由老賊守住高樓，作為犄角，並代守望，如有警兆，速放信號，不可再派人來，從此時起，無論何人何船，祇一近前，便用亂箭射死，以防奸細乘機侵入等難聽的話，老賊聞報，氣了一個手脚冰涼，幾乎暈倒，先還想狗子不來，自己率衆前往會合，全家聚在一起，便於商計應付，也免分散兵力，後聽來人詳說，狗子忤逆的話，氣了一陣，念頭

一轉，又覺這場大禍，實是自己心粗大意，沒想到水勢如此厲害，祖孫父子三代人多年心血，經營而成的大片財富田業，到兒子這一輩上，財勢越盛，又結交了許多官府，眼看蒸蒸日上，時機一到，再將新村吞併過來，把所有仇敵除去，新舊兩村，二三百里方圓的地面，全部爲己所有，左近山中的地利出產，取之無盡，還不在其內，轉眼富可敵國，真成了山中皇帝，被這一場大水，要損失掉許多財物，和無數房舍花木，已是痛心，何況外有強敵，全莊土人方才又被激變，此時雖被自己派人前往，用巧言穩住，暫和他們，假意好好商量，退還以前所佔田地，以後不再吊打，祇等大水一退，調來官兵，連新村的土人，全當反叛強盜看待，讓官府借此報功，自家發財，雖然不是無望，眼前總是元氣大傷，難於彌補，年輕人心痛財物，也是難怪，何況是我獨養兒子，素來嬌養，念頭一轉，怒氣便消，知道狗子心已恨極，如往會合，定必當衆吵鬧，使其難堪，再要因此氣病，不論是老是小，都不上算，所說犄角守望之言，又頗合於兵法，並非無理，祇得自己勸自己，並代狗子解釋，不再命人往請，決計分成兩面，互相呼應，無奈年老胆小，平日爲惡太甚，土人怨毒已深，幸而新村方面，似被水淹，尙無動靜，仇人七星子，也未出現，到底人急懸樑，狗急跳牆，最可怕是拚命，這些土人，本就怨盡怨絕，加上這場大水，無食無衣，祇要想到，反正沒有活路，什麼事情，都做得出，人數又多，好些可慮，總算先就防到狗子不肯聽話，那些相隨多年的老教

師，和心腹爪牙，始終均被自己籠絡，內有幾個能手，人頗義氣，常勸自己，小莊主年輕，不可縱容太過，自己還不以為然，今日聞警，恰都趕來保護，加上平日常住樓內的，共總也有二三十個得力的人，祇上月暗中請來的八個能手，內有五人，乃山東桃花岡七煞，本領最高，兩個往發山洪，方才聞報，已為怪物所殺，不知真假，同來三個弟兄，一個名叫馮霄，最為厲害，聞報大怒，和同來兩人，正要趕往報仇，洪水便自衝到，被兒子留在前面未來，下餘還有三個，名為黃河三龍，本領較差，水性極好，此時大水，正有用處，為首老漢，老黑龍方順，又是昔年結交的老把兄弟，日前酒後，因受桃花岡七煞中的彭飛鴻奚落生了怨恨，彼此不和，又因兒子見他三人，年老粗野，禮貌不周，與這般年輕人合不來，雖被自己再三挽留，沒有起身，這些日內，說什麼也不肯到前面去，老三弟兄，今日忽然拍了胸脯，說平日顯不出他們，今日必可效勞，滿臉均是喜容，此時恰都留在樓內，雖然七星子太凶，事尚難料，用這些能手保護，也許能夠無事，對於狗子，雙方却都成了孤立，老賊素來鬼詐多疑，好大喜功，享受奢華，心情不定，一面想起七星子的厲害，和土人暴動的可慮，一面却想示威，並為狗子接應，分散敵人來勢，自知當初樓基材料堅固，莊中許多華美高大的房舍，日間遙望，並無坍塌，祇土人所居草房土屋，全部被水衝坍，水面上到處都浮着這類破舊房頂用具，和牲畜的死尸，看去討厭，何況這所高樓，格外堅固，倒決不會，爲了虛張聲

勢，仗着人多手快，房舍又多，聚在一處，內中百物皆備，各層均有廚房和倉庫，上下各地，均相通連，取用方便，中間又命人搶來幾隻小船，到處搶取應用之物，便在水中，困上一年，也不會缺了食用，天還未黑，便傳令點上燈燭，夜飯之後，水勢越高，二層樓業已進水，東西也早搬光，連下面所剩上等糧食，都搶了上來，堆在第四層西南角上，並趕造了一條飛橋，到時放落，便可通到崖上，水陸兩路，均有準備，心中略放，同了三龍弟兄，和幾個隨身保護的教師，上下巡視，互相商計，覺着燈火還少，既要示威，率性點得亮些，使來敵相隔十丈以內，一覽無遺，由三龍弟兄，水中趕去，將其殺死，一面埋伏樓中的弓箭手，連再相機而動，一聲令下，亂箭齊發，多厲害的敵人，來了也是送死，於是老賊二次傳令，連倉庫中所存正月裏的花燈，都取了出來點起，燈光所照之處，雖沒有前面廣大，因其聚在一處，燈又特多，加上許多各式各樣的精巧花燈，上下通明，花光燦爛，下面又有大量驚濤駭浪，幾面衝擊，遠望一片汪洋，千重浪花飛舞中，湧起一座霞光萬道的玲瓏光塔，比起前面大叢燈火樓台，更是奇觀，韓，雷，豬兒三人，立在崖上，邊走邊說，韓奎先還不敢放出亮光，後一細查形勢，雙方相隔頗遠，水勢又大，就被看見，也過不來，天氣如此黑暗，崖頂路又崎嶇，沒有亮光，決難行走，何況信號業已發動，雖未看出如何進攻，雙方必已叫明，這還有何顧忌，便將千里火筒解下，拿在手中點燃，順路往前走，不時留心朝側面花園查

看，前樓一帶，雖然人多雜亂，彷彿有什急事，並無爭殺之象，北山崖一面，被前面小峯擋住，祇看到一條瀑布的白影，在黑影中閃動，倒捲而下，李誠所說紅燈，尙未看出，各處水面上，也無一點動靜，心方奇怪，忽聽對面喊了一聲豬兒，一條黑影，已飛馳而來，手上也拿着一個特製的火筒，見面一看，正是黑女，開口就問，金兒何往，豬兒匆匆告以前事，黑女笑說，這東西果然聰明，照此說法，必快回轉，我正要尋他去呢，話未說完，便聽遠遠傳來一聽清嘯，黑女笑說，金兒來了，我們快要發動，各自先走，他會追來的，說罷，領了三人，轉身就走，跟着，便聽嘯聲越近，祇見兩點金星，帶着一條黑影，貼着水面，跳擲縱落，飛馳而來，那黑影比金兒長大得多，又是橫着身子，搖晃不停，均覺奇怪，等到金星黑影，由水面橋梢上縱起，沿崖趕上，已快走近，這才看出金兒兩條長臂，托住一人，一路急馳而來，晃眼會合，金兒早已看見黑女在前，剛一趕到，便將所托的人，往地一擲，飛身縱上黑女肩頭，嚶嚶急叫不已，黑女也用手撫弄金兒身上條毛，連聲誇獎，三人先不知所托的人是誰，正朝這一人一猿注視，覺着有趣，韓奎早料出那人，必是一個厲害賊黨，隨手將千里火筒，往後一側，燈光到處，照在那人頭上，認出正是方才坐船逃走的官親之一，雷八也自看出，拔出腰間板斧，怒喝這便是那姓金的驢入的，到底落在老子手裏，邊說邊往後縱，剛舉斧要斫，猛覺眼前一花，手和膀臂，都似上了鐵箍一般，被人抓住，

一看，正是黑女金兒，一同縱將過來，攔阻下手，韓奎豬兒，跟踪趕過，同勸雷八，不要冒失，這斷業已嚇死，這樣殺他，豈不便宜，金兒既將他擒回，斷無放逃之理，你忙什麼，說時，金兒已由雷八肩上縱落，仍用長臂，捧起姓金的，如飛朝前趕去，黑女接口笑道，你不要忙，事情多着呢，我方才起來，一半是尋金兒，令其往辦一件要事，一半便爲了這狗官親，是個大害，先沒想到狗子，會出其不意，送他坐船逃走，這快起身，三弟始而投鼠忌器，想這些狗官親離開，以爲內中爲首幾個婦女，已被玲姑說動，早就起身，下餘祇有姓金的和幾個同來官差，押運行李，狗子爲了討好，運行李的木排，還未紮成，這狗官親，又和他姊口角爭吵，沒有一路，被狗子留了下來，三弟預計木排紮好，天已昏黑，多半要等天明起身，不知怎會連夜上路，當時恐怕洩露我們機密，雖然沒有出面攔阻，裝着無事，任其逃走，事後想起這狗官親，最是凶惡強暴，此行定必領了敵人毒計，去往漢中，發動官兵，誣害我們這裏土人，都是強盜，想要造反，來此殘殺，前途雖有一點準備，但是對付那頭一起婦女的，相隔這許多時候，難保離開埋伏之處，萬一被他錯過，逃往漢中，却是大害，就算我們的人，與他遇上，一則未經指點，不知如何下手，狗子又極狡詐多疑，今日水來太急，始終沒有看出我們新村人的動靜，終覺兆頭不妙，水又大得厲害，狗官親同行入少，不比頭一起父女，除隨同護送的官差親兵而外，還有兩副木排，連年輕力壯的車轎夫，都帶走了不少，

上面還有三乘轎子，準備齊全，人數又多，途中遇到災民，也無人敢侵犯，到了無水之處，婦女兒童，當時便可上路，就這樣還不放心，又派了兩名得力武師，四個打手，隨行護送，留下的除官親和兩個惡奴而外，都是隨來的挑夫轎夫等苦力，又帶着許多貴重箱籠，休說遇見災民敵人，便這些苦人，到了途中，一個鎮壓不住，就許翻臉成仇，奪財害命，自己還要靠他相助，吞併新村，以後互相勾結利用之處甚多，認爲天賜良機，好容易得此有權勢的官家死黨，關係何等重要，於是生出疑慮，明明此時船少，得用的人，更是不應分散，形勢可慮，未來難料，人力越多越好，爲防萬一出事，再四盤算，一面將同行的人，挑了又挑，祇選此幾個老實忠厚，而有幾斤蠻力，能夠吃苦耐勞，各有家屋住處，並經惡奴張升，認爲可靠的中年苦力，和本莊四個土人，隨同搖船，押運行李，一面忍痛，分出一條打造堅實的游艇，和一村強迫土人，當日剛紮好的木排，再勻出兩個有本領的武師，和三名得力打手，拿了兵器，監督隨行人等，以防反抗叛變，隨時保護狗官親主僕三人，抵禦敵人，和沿途災民擾鬧，以爲當地離開漢中，祇有三四百里，官軍得信必來，至多十日之內，必要趕到，在此期中，新村如無動靜，便說山中洪水，乃他自行掘發，打算淹沒桃源莊，搶奪財產糧食，聚衆謀反，不料沒算準地勢，連自己也淹在其內，攻莊的人，又被打退，現尙相持，再將本莊土人，殺上幾十個，作爲新村來的強盜，萬一敵人聯合本莊土人發難，使用緩兵之計，一面

派人和他商量，拖延時日，等候官兵一到，裏外夾攻，把那些仇恨深而領頭反抗的全數殺光，讓官兵拿了人頭，去向朝廷領賞升官，自己也成了山中皇帝，憑空添上許多財產田業，算是一舉兩得，三弟本來還想等人走遠，再行發難，偏巧發生一點事故，是有顧忌的人，業已走光，或是分散，或殺或留，也有應付之法，又因他所愛的人，被困在水中高樓之上，自不小心，被狗子看出破綻，雙方業已翻臉，恐其受苦被害，已是情急，爲了事情太大，就這樣仍主鄭重，打算忍耐些時，弟妹龍姑，不知怎的，竟比他還要義憤，狗官親的船，還未出莊，便先將信號發動，通知各方準備，並還親身帶人趕去，三弟祇得發出响箭，同時想起這一帶的地勢，由黃牛坎起，兩面分流，敵人的船，一出東山口，便是順水，大哥又不見來，才發了急，自己主持全局，不能離開，正在爲難，我恰趕到，想起金兒好些用處，又是身輕力大，動作如飛，沿途都是山嶺崖坡，無論船走多快，均可追上，祇將狗官親主僕，和隨行惡奴打手殺死，船上四名土人，事前均已領了機宜，自會照着第一起駕船土人的做法行事，偏生金兒奉命回山，事前約定，要到天黑之後，得到信號才來，恐趕不上，我怕三弟愁急，好在我會水性，便順山崖追了下來，算計金兒性急，也許埋伏在東山口外，守候信號，或是恐怕水面太寬，急切間難於飛渡，老早想法，到了口內，藏在附近崖樹之上，正想尋到，令其照我所說，往追敵人，否則，祇好自行入水，由後追去，仗着我這怪相，假裝山中鬼怪，殺

死這些仇敵，再趕回來，以免黑夜之中被其混了過去，當開船時，天還未黑，船上也未點燈，我在對山崖上遙望，船開極慢，由花園那面起，沿途不是逆流，便是橫浪，其總曲曲灣灣，三四里的水路，快到天黑，還未搖到東莊口轉角出路一面，後便趕往北山崖上，去會三弟，不會留意，他們等我說完了話再來，船已不見影子，先還當是狗官親胆小多疑，料定途中危機密佈，想乘黑夜，偷偷逃走，連燈也不敢點，這時到處山洪暴發，一片汪洋，水面上常有破房斷樹，和人畜尸首漂流，如不點燈，遠望過去，至多看出一點黑影，我們的人，即便遇上，稍爲隔遠，也必忽略過去，心正憂疑，後聽你們一說，船上竟有許多燈光，心已放寬了些，又是剛出口不多時，與我們來人，正好對面遇上，再聽金兒隨後追去，事前還曾向前窺聽，必是聽出對方機密，和你們言語不通，無法說明，將人領上崖頂，立即趕往下手，你們走得慢，那船祇一出口不遠，便順流直下，去得極快，金兒去有頓飯光景，還未回轉，照他走法，分明跟往遠處，越過中流，方始下手，越發放心，這東西比人還靈，有他前往，無須我再追去，果然料得不錯，方才一問，他跟到前面，先將後面三個打手，一齊抓死，再往上縱去，假裝偷人東西，可笑這些該死的惡人，不知死在臨頭，還覺這小猴兒，周身油光水滑，靈巧好玩，想要擒走，內一教師，被他回手一把，將眼抓瞎，推跌水中，另一個方始發急，持刀就斫，被他一把抓死，推入水中，搖船士人都見過金兒，知他厲害，一個暗中放

火，將船點燃，一面假裝害怕，亂吵亂喊，金兒也不理他們，祇將惡奴張升抓死，再將狗官親擒住飛起，踏着沿途水面上的樹梢石頂，縱上山崖，飛馳回來，最妙是他連土人帶隨行苦力，均加戲侮，不是推倒在地，還是將他所拿的棍棒篙橈毀掉，拋入水內，這時全船業已起火，祇狗官親一人，和另一惡奴，越看越怕，嚇得亂抖，跪在地下，哭喊求饒，金兒見木排由側面漂來，會水和不會水的土人，有的已跳水趕上，有的已縱將過去，祇狗官親主僕二人，尙在船中哭喊，他先一手一個挾起，縱往木排之上，再做出許多怪相，恐嚇戲弄那些人，最後才將惡奴抓成殘廢。挾了狗官親，縱身飛走。剛到崖上，便遇見我們的人，由前面駕着特製的梭舟趕往，看見前船起火，又聽金兒嘯聲，用信號喊住一間，說金兒留下一個惡奴的性命，使其回去報信，說狗官親等，死於怪物之手。與人無干，這心思實在靈巧，至於惡奴，照敵人心意，勾引官兵，誣陷土人造反一層，現已不足爲慮，一則方才途中，探出真情，得知此事，做得甚是機密，惡奴未必知道，這個還在其次，還有許多重要原因，無暇多說，就被逃到漢中，也決不會有什後患，何況爲首惡人已死，惡奴走時，祇見山洪暴發，本莊土人，受逼太甚，聚在北山崖上避水，不肯冒險，再爲惡霸去出死力，未有別的舉動，新村方面，更未見過一人，隨便說人造反，明知無中生有，也不會如此冒失，何況另外還有大力化解，令告李誠放心等語，金兒因此一舉，不會奉命，故將狗官親生擒回來，交與我們發

落，我也想起他弟兄，今早幾次商量，對於新來避雨的男女狗官親，或殺或放，均有顧慮，三弟並還提到可以利用的話，我正和弟妹，召集後山那些苦弟兄，分給他們兵器，偶然聽到幾句，沒有聽清，跟着匆匆起身，便分了手，好在那許多年老力衰的一些騾馬驢夫，均被惡霸安置在一處樓內，當狗官親未起身前，待他們還是真好，吃用皆全，那樓在一坡上，雖不似正面樓台，講究高大，放在苦人眼中，也是一所天堂，何況又是避難時候，三弟先命人暗中試探口氣，都說主人極好，祇官親可恨，連雷八日前身受毒打，竟會有人說他說話太野，咎由自取，不料頭一起狗官親剛走，便改了樣子，第二次挑人時，惡奴示威，一言不合，揚鞭就打，說了許多狠話，走時，並說人已少去一半，連先前送他們的酒肉食物，也順手取走，這才明白過來，全都悲憤，困在水中，無計可施，那地方離我們頗遠，天又陰黑，不怕被人看見，狗官親固該萬死，三弟主意多，也許暫時留下，還有用處，故此不令傷害，據金兒說，這廝祇是嚇暈過去，並未受傷，你們初來，要我領路，不能走快，故令先走，到了北山崖，包你們痛快，忙什麼呢，三人便問發難經過，黑女方答，話長着呢，此時雖將信號發動，也祇傳令各路準備，你們李大哥正忙着佈置，此時還未趕到北崖，敵人防禦又密，本來那些教師打手，多是飯桶，不料老賊，心計甚深，早在一月以前，請來好些能手，事前毫不露出，我們雖得到一點信息，並不知他深淺，到近一兩日，才聽說來人本領甚高，內有幾

個，並還帶有好些毒藥迷香暗器，狸人便爲毒箭所殺，實在厲害，老賊身旁還有三個水性極好的，也是方才知道，好些事連狗子均被瞞過，另一面狗子原是對處約請能手，內有一起，新由山西趕來，途中爲雨所阻，也是昨夜今早，相繼趕到，我們雖然必勝，但是我們的人，不是以前受過大害的，便是被他多年殘害壓榨，快要斷氣的本莊土人，將來大家重建桃源莊，最要緊的便是人力，這大一片土地，多保得一個好人，便多生出一些力量，多開墾出好些田地，我們這些當首領的人，必須事前仔細打算，一舉成功，少傷一人是一人，萬不可冒險亂來，因此敵人雖被困在水中，他那外援，也被隔斷，我們成功在即，反而格外鄭重起來，你看信號發出之後，我們的人，暗中祇管準備，祇等二次號炮一響，四方八面，全數出動，暫時表面上，還和方才一樣安靜，那裏看到我們一點人影，至於你們所問的事，說來話長，到了北山崖，如還不會動手，我再詳細對你們說罷，前面就快到了，說時一行四人，已將那片山崖走完，由一條殘破的飛橋上走過，那橋原是竹絲苧麻結成的十多條長纜，連繫兩岸，雖是兩面崖頂最仄之處，相隔也有三丈來長，上面鋪着木板，兩面還有欄杆，年久失修，多半殘毀，祇中心還有幾條可用，久已無人來往，近由李誠暗中試探修理，將上面一些殘破木板紮好，方可渡人，就這樣，人到上面，還是搖晃不停，下面便是那條大壑，爲了水已上岸，漲起老高，祇聽水聲如雷，與前面瀑布洪流交應，震撼山野，黑暗中看去，反倒沒

有平日危險，再一轉側，便是去往北山崖的途徑，前面兩盞紅燈，已早望見，相隔也不甚遠，這才看出正對瀑布下面，還有一片小山崖坡，紅燈便挑在上面，爲了中隔大壑，小山脚四面皆水，繞過瀑布，再由一條通往對山的繩橋，方可到達山上，與李誠等人會合，三人跟着黑女，邊談邊走，見敵人莊園左近，仍是燈火通明，燦如繁星，倒影入水，上下相映，水勢似已不再高漲，祇見燈光照耀之下，波濤滾滾，隨着夜風，不時捲起許多浪花，好些樓台亭閣的影子，落在水中，不住晃動，彎曲亂閃，樓內男女往來，歷歷可觀，彷彿雜亂，四外却是靜蕩蕩的，風聲水聲之外，更聽不到別的聲音，園中好些花木，雖被淹沒，許多大樹的枝梢，依然伸出水面，吃燈光一照，彷彿水面上，生着許多瑤草琪花，一叢叢浮在那裏，又是鮮明，又是清麗，一眼望過去，直似千頃汪洋中，湧現出大小數十百幢水晶宮闕，銀燈雪亮，裏外通明，富麗新奇，氣象萬千，真比畫圖還要好看，那看得出此是無數土人，血肉汗水堆成之物，此時業已佈滿了殺機，轉眼一觸即發，不可收拾，韓奎畢竟多年老江湖，久經大敵，頗有識見，見對面樓房既多，分佈又廣，樓窗房頂，到處都有防守的人，刀光矛影，不時在燈光水影中，閃閃生輝，看去戒備甚嚴，如臨大敵，劍拔弩張，彷彿無隙可乘，回顧北山崖這一面半坡上，李氏弟兄主持發令之處，却是沉沉的，初來時祇有兩盞紅燈挑起，下面生着一堆柴火，許多穿得又破又舊的土人，聚在一起，旁邊還有一個山洞，除中心大堆

熊熊烈焰，正在燃燒，照得那些蓬頭垢面赤足半裸的土人的頭臉，都成了紅色，好些地方，還是暗的，快要走到，坡上的人，才又添出三堆地火，定睛一看，原來那些土人，均在各做各事，洞中婦孺居多，裏面也有火光，不時往外傳遞出新搓成的藤索火炬木梢之類物事，好似男男女女，各有所事，不見一個空手，相隔這近，也聽不到一點喧嘩呼喊之聲，祇是埋頭立足，按部就班，一毫不亂，看去破破爛爛，雙方一比，相去天地，不知怎的，無形中現出一種說不出的氣象，每一個人，都是那麼緊張而又鎮靜，有的還在忙着釘紮木排雲梯等器具，多半完功，大家都在動手，如非內有一個蒙面白衣的人，偶然往來指揮，彷彿大家都是主持人，決看不出內中還有首領，那蒙面人便是李氏兄弟之一，那像對方那樣時鬆時緊，敵人未到，先就裝模作樣，亂成一堆，照這雙方神情，不等動手，勝負已分，料知秦賊父子，轉眼敗亡，想起自己不是回頭得早，今早如在對面手下，做他鷹犬，定必同歸於盡無疑，正在有時心寒，有時暗幸，相隔連繫兩山的飛橋，已祇丈許遠近，黑女先喊三人立定，笑說，這條飛橋，今日才就原來破橋修好，雖然換上新繩，上頭木板，已全撤去，韓兄會武功的人，自然好走，他兩個恐走不過去，待我去到那面，將藤圈取來，就好過了，說完，人還未走，對面忽有一人，跑上山頂，笑問，是李大嫂麼，金兒已先來了，黑女略答幾句，那人在黑暗影中，把手一揚，祇聽習習連響，便有幾付籐圈，順着二一條長索飛來，黑女接到手

中，便令豬兒先上，雷八見那東西，乃是五個繩圈，一大四小，套在三根長索之下，兩岸繩緊，大的一圈，將人攔腰套住，手脚各挽套上一個小圈，另有長索拉引，人便凌空而渡，崖這面地勢要高得多，順勢而下，雖極省力，到時難免雙腳撞在崖上，又在對面崖檐上面，做了兩個大軟兜，將脚擋住，如往上走，另有絞盤長索，一拉便可滑上，所有機關，却在對面，緊貼旁邊，便是方才所說繩橋，也是三根並行的長索，中間另用粗麻繩和木叉，將其繩緊，纏成寬約二尺的繩板，整寬三四丈，加上高低相差，長達五六丈，一旁雖有長索可當扶手，爲了太長，懸在空中，已往下彎作弧形，人再一走，更往下沉，又是軟體，不住顫動，下臨好幾丈闊的大壑，稍爲有一點風，便和打鞦韆一般，往來亂晃，沒有武功的人，如何能夠安然馳過，祇得跟着豬兒，也將藤圈套好，相繼往對面山頭滑下，韓奎這時，早已心平氣和，不願逞能，也想將圈套上。黑女笑道，我知韓兄武功甚好，何必費事，此橋看去雖險，祇將勢子穩住，並不妨事，何況旁邊還有扶手，我們一同過去便了，韓奎祇得應諾，便請先走，黑女素來爽快，笑說，我來領路也好，便往橋上馳去，韓奎見他走得又穩又快，也未扶那旁邊飛橋，身子筆直，急馳而下，祇見那又軟又長的繩橋，略一顫動，一條黑影，已到了對面山頭，橋也並未搖晃，好生驚佩，心想，李氏兄弟夫妻，真有過人之處，好些地方，均是天然練成，與尋常武家不同，心念才動，忽聽對面金兒低嘯，跟着便見一條小影，由半山

朝下飛落，其急如箭，手中好還拿有東西，也未看真，晃眼投入水面上暗影之中不見，隨聽對面笑語呼喊之聲，由前面崖坡上，隱隱傳來，彷彿有什事情發生，與方才各人靜心力作，情景不同，黑女到了對面，也祇招呼了兩聲，人便無踪，似已上去，再看對面秦賊圍林，正面樓台，已被山崖遮沒多半，祇有燈光閃耀，映得上下水天，齊作紅色，右角兩所樓房頂上，防守的人，忽又起身，往來急馳，隱聞呼喝之聲，隨風吹到，再聽已無聲息，看去甚亂，知道敵人已是危機四伏，一觸即發，看神氣也許出了變故，急於往看，並與李氏兄弟相見，便往繩橋上走，剛到橋的中腰，隱隱聞得兩聲馬嘶，料知大俠七星子李誠趕到，這面的人，祇一會合，一聲令下，當時發難，心更緊張，忙使輕功，加急馳過，到了山頂，朝下一看，對面水面上，那些樓台亭閣，燈火通明，並無異狀，前面樓窗內外防守的人，反到少了一小半，樓前停泊的小木排上面，均已有人，內中一付木排，業已搖走，剛剛搖走，但又不似來此對敵神氣，走的是往樓後一面，豬兒剛由下面迎上，見面笑說，韓二哥，我聽說快動手了，不是要等李大哥到來發令，業已殺上前去，方才我聽大白嘯聲，離此不遠，這兩匹馬，能够泗水，和鴨子差不多，不知何故，還未見人，這一面雖然天黑，他那白人白馬，老遠便可看出，你留神看西南方，我想也快來了，說時，韓奎正跟着豬兒，往下繞走，因那小山，又高又陡，祇半山坡上，一片平崖，和狗子藏酒的一座大石洞，由上到下，必須繞後山

危崖小徑，蜿蜒而下，快到山麓，側轉繞走上來，方到前面，不能越山直下，豬兒最熱心，初來不知細底，一到對山，便往下衝，上面又黑，一脚踏空，朝下滾落，幸而下面有人，將其接住，雷八後到，被對山放籐圈的人，引了下去，未受虛驚，否則，也是一樣，豬兒見黑女，由上飛落，問知韓奎隨後就到，忘了韓奎手有千里火筒，可以照路，人更細心，看準途徑再走，武功又好，便往前走，到了無路之處，也可安然縱落，惟恐和他一樣，失足滾墮，匆匆問明途向，繞着山路趕來，洪水太大，近山麓一頭，爲水所淹，仗着沿途好些樹木，才將中間一段繞過，見了韓奎，邊說邊走，韓奎見他天真義氣，對人親熱誠懇，談得也頗投機，本來急於往見李氏兄弟，忽然想起，自己雖巴不得隨他們一起開墾，安居度日，以前終是對頭，李強還祇昨日一面之緣，不會再見，日間相遇，李誠先還不令同來，後始答應，雷八沒有懷疑之處，以後還要在此終老，如被看輕，豈不難堪，偏又隔着這片大水，秦賊父子，防備嚴密，四面埋伏弓箭手，難於攻進，無法表現，難得豬兒人好，反正還未發難，何不探探他們口氣，念頭一轉，便把脚步放慢，設詞探聽，豬兒心直口快，有問必答，是知道的全都說了出來，一面正催韓二哥快走，我在前面聽說，陳玲姑被狗子關在三樓小房之內受罪，三嫂帶了兩人，前往救他出險，內中一人方才歸報，人還不曾救出，玲姑在樓上哭喊求死，甚是悽慘，三嫂非將他救走，不肯回來，不知想什方法，命那人來取索套，還不許說事

太難，來人看出形勢危險，不敢隱瞞，差不多陳三嫂也是進退兩難，稍爲露了一點口風，三哥心細，向他盤問出來，急得亂跳，事關大局，大哥不來，未聽號炮，又不敢離開，實在無法，正商計派上兩個會水性的幫手，拿了兵器往援，我就來了，豬兒還待往下說時，韓奎本在細聽，忽然伸手，將豬兒的嘴按住，低喝兄弟禁聲，跟着，便往道旁樹後一閃，豬兒料有原故，藏在樹後，隨同韓奎手指處往外偷看，祇見相隔兩三丈的水面上，彷彿起了一團浪花，剛往旁邊四散，浪並不大，轉眼被旁邊湧來的波浪蓋過，別無異狀，這時風力漸猛，水勢又有點高漲，崖上遙望，還看不出，環山一帶，一面是莊外湧來大量山洪，分兩三面起潮一般，往小山脚下打到，大壑中的暗泉山水，再往上湧起，被風一吹，越發助了威勢，到處波濤浩蕩，駭波飛濺，起伏不停之中，似這樣的小浪花，毫無足奇，細看火光照處，到崖側陰影遮蔽的水面，除却洪水激盪，並無別的影跡動靜，覺着韓奎大驚小怪，水上無船，也無敵人洩來，何故如此，方要開口詢問，猛覺手中一緊，被韓奎拉了一下，念頭似電一般，略爲一動，耳聽絲絲兩响，似有兩點寒星，在相隔一丈多的水面上略閃，跟着便聽呼的一聲，冒起半截水塔，猛又聽韓奎厲聲大喝：無恥狗賊，叫你嚐點味道，聲隨手起，接連又是兩條寒光，朝水中打去，同時聽到水中一聲怒吼，那剛冒起來的半條黑影，好似打中了一下，身子往下一沉，跟着便起了一條水綫，箭一般朝側面馳去，離開當地，約有三四丈，黑影忽又

冒起半截，匹手連揚，便有三四點寒星連珠飛來，韓奎本已離開樹後，揚手連用暗器，朝那水綫打去，因已逃遠，剛剛停手，忽見黑影冒出水面，立將豬兒一推，重又閃往樹後，那寒星已自飛來，祇聽奪奪奪叮，接連三四聲響過，那東西分別打在前面樹石之上，再看黑影業已入水竄去，翻騰起落，靈活異常，直以一條大人魚，韓奎見那暗器業已釘向樹上，還有兩枝，落向草裏，取來一看，那東西前頭作倒魚尾形，寒光閃閃，鋒利非常，後面還有兩片風葉，長約三寸，認出來歷，吃了一驚，方說，我早看出此賊，水性極好，水深浪大，恐鋼鏢不易打中，等到臨近，先射了他兩枝弩箭，現身之後，又打了兩鏢，看他逃時神氣，必已受傷，可惜不會致命，差一點沒有被他這飛魚兒打中，真個好險，話未說完，前面李強黑女等，已聞聲趕來，剛將韓奎接到前面，談說前事，猛瞥見一條白影，在水面上出現，跟着便聽一聲馬嘶，定睛一看，正是大俠七星子李誠，騎了那匹白馬，由水中馳來，韓奎見那來路，正是水賊所逃一面，看形勢兩下必定撞上，水賊水性既高，暗器尤爲厲害，李誠別處繞到，決想不到水中有賊，再騎着一匹大白馬，非受暗算不可。相隔又遠，正急得高聲急呼，水中一有賊，大哥留意，李誠馬行頗快，適無回應，走着走着，馬身突由水中湧起，李誠長鞭似往側面揮了一下，右手一揮，馬身剛剛縱起，貼着水面，朝前竄去，忽又往下一沉，韓奎正在惶急，連喊不好，忽聽波的一聲，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末集分解。

